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二十

宋杜大珪編

曾文肅公布傳

實録

大觀元年六月乙卯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曾布薨布字子宣南豐人幼孤學於其兄鞏擢嘉祐二年進士第熙寧初韓維知開封府自海州還仁縣令辟監本府檢校庫王安石始執政亦薦之因上書召見論事合意改太子中允崇政殿説書兼檢正中書戸房公

事還集賢校理判司農寺兼檢正中書六房公事新法
下畝助役皆布與呂惠卿建議安石嘗曰法之初行議
論紛紛獨惠卿與布終始不易餘人則一出焉一入焉
爾特修起居注遂為右正言知制誥直學士院尚書禮
部為翰林學士兼三司使初韓琦上疏論新法之害神
宗稍悟七年大旱詔求直言布論市易掊克之虐落職
出知饒州徙知江陵未赴改知章州十年復集賢院學
士知廣州元豐初復龍圖閣待制知桂州進龍圖閣學

士徙知秦州過闕留判將作監未幾復出知陳州移知慶州官制行為朝奉大夫母喪服除召為翰林學士聞神宗遺制奔赴京師尋為戶部尚書元祐初除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移知真定河陽青州瀛州哲宗親政自瀛州徙江寧入對復為翰林遷承旨兼侍讀擢同知樞密院事還知院事時章惇為相斥逐元祐臣寮士心不附布詭情弊致名士如陳瓘張庭堅居門下欲以傾惇會哲宗升遐欽聖太后召宰臣問誰當立惇有異議布

奏惟太后處分徽宗即位召韓忠彥為相惇既逐布以定策功拜右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忠彥柔懦天下事多決于布議以元祐紹聖均為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明年改元為建中靖國邪正雜用忠彥遂罷去布獨當國漸進紹述之說明年又改元為崇寧蔡京於是召用而布亦得罪矣崇寧元年閏六月罷觀文殿大學士知潤州九月落職提舉亳州太清宮太平州居住十月降授中大夫守司農卿分司南京依舊太平

州居住十二月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二年責授賀州別駕又責授廉州司戶叅軍四年量移舒州五年復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住大觀元年卒于潤州私第累復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謚文肅

曾舍人肇　同前

大觀元年六月丙辰朝散郎曾肇卒肇字子開布弟也中治平四年第調台州黃巖主簿鄭州教授用近臣薦

賜對為崇文院校書兼國子監直講遷館閣校勘删定九域志改大理寺丞同知太常禮院權判太僕寺殿中省除集賢校理修仁宗英宗兩朝正史以肇為國史院編修官判登聞鼓院六曹建除尚書吏部郎中與修兩朝寳訓母喪服除為尚書户部郎中復為吏部兼著作郎遷右司郎中接送伴契丹賀正旦使元祐初為神宗實録檢討擢起居舍人中書舍人實録修撰太皇太后受册有旨遵章獻太后故事御文德殿肇言天聖二年

兩制定議皇太后受册於崇政殿仁宗特詔有司改文德殿蓋人主一時之制今皇帝述仁宗故事以極崇奉之禮孝敬之誠可謂至矣臣竊謂太皇太后儻於此時特下明詔發揚皇帝孝敬之誠而固執謙德屈從天聖兩制之議止於崇政殿受册則皇帝之孝愈顯太皇太后之德愈尊兩誼俱得顧不美歟詔如肇請又論内降之弊始自細微漸無紀極不可不戒諫官王覿謫知潤州肇言覿以論及執政罷去臣恐在廷以覿為戒異時

執政有罪陛下不得聞矣哲宗悟加靚直龍圖閣使契丹回奏臣道雄瀛民訴差役不便願更其末便民者河決而北踰十年二三大臣力欲回復故道俾都水使者王孝先主之肇屢陳不可蔡確責新州中書舍人彭汝礪當草制不奉詔而諫官言汝礪實肇使之時肇新除給事中固辭請外以寶文閣待制知潁州明年徙知齊州及至改陳州又明年徙知應天府七年入為尚書吏部侍郎論南郊既去皇地祇位議者欲夏至遣冢宰攝

事則不復有親祭地祇之時于事天則躬行事地則遣官非王者父天母地之義又議明堂配帝請復設五帝與昊天上帝並祀徙刑部知徐州數月徙江寧府紹聖初知瀛州降集賢殿修撰知滁州歲滿知秦州又徙海州徽宗即位復為中書舍人上疏曰治道在廣言路以言賞人猶或畏縮不進以言罪人人將鉗口去矣㑹日食四月朔故事當降詔求直言上命肇草詔能具述意詔下投匭者日千百人元祐士大夫皆以赦恩甄叙或

復舊職典方面肇奏生者蒙恩固已厚矣唯是游魂枯骴尚未被聖恩死而有知豈得無望請如寇準曹利用故事檢會臣寮貶死未經叙復者還其所奪官職恩澤又乞如祖宗朝每大赦後置看詳編配罪人一司命官典領使流竄廢錮之人均被恩澤遷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請上觀唐貞觀政要陸贄奏議諫官陳瓘以言東朝尚與政事被謫肇即上書兩宮乞復瓘職且明瓘意在於愛君執政倡言上當為哲宗期從凡之服肇在

邇英讀史記至堯崩三年之喪畢因言堯舜同出黄帝然數世已遠舜且為堯喪三年者舜甞臣堯故也侍讀溫益進曰史記世次不足信若堯舜同出則舜娶堯女為娶從祖姑肇以史記世次禮記祭法大傳之説與益質於上前益語塞布相肇避親嫌除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宫兼集禧觀公事修撰哲宗實録修神宗寶訓國朝會要出知陳州徙太原府南京揚州又徙知定州落龍圖閣學士謫知和州道除舒州靈仙觀從知岳州

貶濮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移台州未至復朝散郎卒年六十一

王懿恪公拱辰傳　同前

元豐八年七月彰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北京留守王拱辰卒拱辰字君貺開封咸平人初名拱壽天聖八年年十九舉進士為第一仁宗改賜今名除將作監丞通判懷州遷著作佐郎直集賢院同知太常禮院廢后郭氏在殯有司前具上元觀燈燕拱辰言晉大夫智悼子

辛未葬平公飲酒杜蕢揚觶今既詔郭氏以后禮葬豈獨大夫比耶請罷御樓觀燈及遣奠日仍禁都下聲樂歷三司鹽鐵判官修起居注改右正言知制誥判太常禮院初朝廷禦邊重西北而輕東南拱辰請倣唐制益以東路之湖西路之邕容各摠節制與廣桂為五管慶歷元年益梓路饑以拱辰為體量安撫使至則奏蠲逋負以寛民契丹使劉六符嘗謂賈昌朝曰塘濼何為者耶一葦可杭投箠可平不然決其堤十萬土囊遂可得

而路矣仁宗以問拱辰對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敵此六符夸言耳設險守國先王不廢而祖宗之所以備邊費也是歲契丹遣劉六符來求關南十縣其書謂太宗并汾之役舉無名之師直抵燕薊拱辰請對曰河東之役本誅僭僞契丹遣使行在致誠款已而寇石嶺關潛假兵以援賊太宗怒其反覆既平繼元遂下令北征豈謂無名因作報書云既交石嶺之鋒遂有薊門之役敵得報繼好如初除起居舍人知開封府以諫

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李用和以元舅除宣徽使已而除使臣拱辰言用和元功而驕朝廷名器聽其所欲非所以全后家又言夏竦經略無功移疾求郡為自安計不當為樞密使遂罷之蘇舜欽監進奏院因祠神燕集客有因酒放言者為御史彈擊以舜欽易故紙得錢為會請屬吏如法拱辰遂言其放肆狂率詆玩先聖實為害教由是皆坐重貶又言中書密院總天下機務巨細一切省覽窮日力猶不暇何暇遠圖哉宜悉條細務歸之

有司僧紹宗因鑄佛像惑衆聚財都人爭以金銀器投

治中宮掖亦出貲佐之拱辰言西師宿邊而財費於不

急動士心起民怨詔遣中使禁止之除翰林學士權三

司使首言兵冗不精費廩食宜訓練澄汰為持久計三

路斂糴法宜隨時盈縮以權輕重改侍讀學士知鄭澶

瀛三州留守西京皇祐四年除承旨至和元年拜三司

使使北還除宣徽北院使御史趙抃言知潭州任顓與

本路轉運判官李章賤市死商真珠有司具獄未上而

拱辰悉以其珠進內以章宰相婿也又言奉使契丹與宋選劇飲賦詩輕率失言罷為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帥秦定二州再守西京移守北門神宗即位還朝見上曰臣欲納忠未知陛下意所向又言牛李黨事方作不可不戒上以語執政王安石曰此未足以為姦邪以未知陛下意所向也曾公亮因言拱辰在仁宗時已知其不正不復任用安石曰拱辰交結溫成皇后家人皆知之於是遂出守南京徙河陽再守西京名還為太一宮

使元豐初為宣徽南院使西太一宫使三年再守北京拱辰曰臣老矣恐不足以任事上曰北門重地卿舊地也勉為朕行既至適三路初籍民兵拱辰請稍蠲下户六年拜武安軍節度使上即位改彰德軍節度使卒年七十四輟視朝一日詔贈開封府儀同三司子正甫端甫晉甫

韓太保縝傳　同前

紹聖四年觀文殿大學士守太子太保致仕韓縝薨縝

字玉汝穎昌人父億事仁宗為叅知政事以父任補將作監主簿慶歷初擢進士第知廬州合肥杭州錢塘縣改光禄寺丞簽書南京留守判官遷太常博士編三班院敕前此武臣不親執喪鎮建言三年之服古今通制晉襄墨衰事出一時遂著令自崇班已上聽持服知洋州代還除殿中侍御史叅知政事孫忭志昏在政府百司白事拱默未嘗開言時樞密張昇請老朝論折當次補必不勝任鎮言雖無顯過保身持禄懷姦之大者也

疏累上抃卒罷免權陝西轉運副使薛向赴闕稟議樞密院輒畫旨賜金紫候二年昇使縝以樞密院赴職中書不論奏虧損國體劉永年除防禦使知代州縝言比詔武臣正任以上非有勲積不許遷今樞密院首違之入内都知史志聰私役皇城親從布列縝曰宿衛所以奉至尊戒不虞也使主者私役則禁衛之嚴弛矣仁宗為罷向與永年而正志聰之罪遷侍御史英宗即位進司封員外郎權三司度支判官除兩浙轉運使知陳州

徙河中府神宗即位遷刑部郎中知揚州賜三品服就
除淮南轉運使移河北會國使報諒祚亡秉常立求封
册朝廷方責西人以踐祚不入賀數犯邊欲擇人問來
使時縝陛辭上即命縝赴西驛議事比夜奏上翼日上
謂執政曰朕選用韓縝果得人矣改陝西轉運使移河
東除直舍人院以兄絳執政辭改集賢殿修撰為三司
鹽鐵副使以天章閣待制知秦州指揮傅勍夜被酒誤
隨入州宅縝令軍校以鐵裹頭杖箠百餘勍死妻持血

衣揭登聞鼓以訴落職分司南京御史知雜事鄧綰言縝凶恣專殺而監司黨庇酷吏不以聞於是走馬承受劉用賓劉希奭亦坐罰金起判吏部流内銓提舉在京諸司軍務詳定編修三司敕令復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徙知瀛州熙寧七年北國遣泛使蕭禧議代地界召縝館伴復除提舉在京諸司庫務禧行假龍圖閣學士給事中報聘且遣劉悦蕭士元吕大忠辨理疆界詔縝賫文牓地圖至虜庭見戎主面陳本末比至皆不

果致但與押蕃相李仲凞略相酬對而還除權知開封
府明年禧再至復館伴仍同張誠一乘驛往河東與遼
人据圖分畫會李評洗括使還稱地界事已畢朝廷欲
以示縝縝奏臣屬者按視邉界山川地形朝廷所許已
是過外竊恐議者謂已損其多不吝其少厭彼煩瀆將
復許之且捐棄可惜之地能塞無厭之求為之可也若
今日與代地明日請拒馬則將何以待之繼遣李評同
分畫評奏與縝所上圖異詔樞密都承旨曾孝寛按視

縝往復奏執卒如所議屢辭亦絶使還詔賜襲衣金帶除羣牧使兼樞密都承旨久之兼判尚書兵部遷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院元豐官制行易太中大夫俄拜同知樞密院哲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與蔡確同秉政縝素不平確與章惇邢恕等謀誣罔宣仁及確為神宗山陵使縝於簾前具陳確姦狀由是東朝與外廷備知之裕陵復土確使還欲以屬官高遵惠為待制張璪為郎中韓宗文為館職宣仁以問縝縝曰遵惠太皇太

后族人踐中書侍郎璪之弟宗文臣之姪賞擢非次傳
聞中外則是君臣各私其親何以示天下遵惠等卒用
故事推恩縝相未幾諫官孫覺蘇轍王覿御史劉摯論
縝操心深險才鄙望輕士大夫初不以輔相期之在先
朝奉使割地七百餘里以遺北虜邊人怨之切骨與蔡
確章惇貪天之功妄自張大見確之去請加恩禮夫豈
相善哉其相詆訐陛下所知今翻然有請欲自為異日
地爾章十數上卒以自請除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

出知潁昌府移守永興軍河南府歲餘拜安武軍節度使知太原府三年加檢校司空易節奉寧復守潁昌請老除右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再上章引年未許給事中葉祖洽論縝垂簾之初首登相位交結張茂則梁惟簡詔事司馬光持祿養交以太子太保仍舊職致仕薨年七十九上為輟朝成服於後苑贈司空縝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厚自奉養清議貶之子宗楯宗武宗魯宗矩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二十一至五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范來沛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二十一　　宋杜大珪編

邵康節先生雍傳　　范祖禹

邵雍字堯夫衛州人家世貧賤雍刻厲為學夜不就席者數年雍嘗適吳楚過齊魯客梁晉而歸徙居於洛蓬蓽環堵躬爨以養父母講學于家不彊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士人道洛者必過其廬雍與人言必依於孝悌忠信樂道人之善不及其惡故賢不肖無不親之病畏

寒暑常以春秋時乘小車二人挽之行游城中所過倒屣迎致居洛三十年洛人共為買田宅士大夫多助之者雍皆受而不辭為人坦夷無表襮防畛不為絶俗之行其學自天地運化陰陽消長以數推之逆知其變自以為有師授世無能曉之者而雍内以自樂浩如也有書十三卷曰皇極經世詩二千篇曰擊壤集雍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熙寧初以為潁川團練推官與常秩同召雍卒不起卒年六十七知河南府賈昌衡言雍行

義聞於鄉里乞贈卹吳充請於上贈祕書省著作郎賜粟帛韓絳守洛言雍隱德丘園聲聞顯著賜謚曰康節

沖晦處士徐復傳　曾鞏

徐復字希顏興化軍莆田人嘗舉進士不中去不復就博學於書無所不讀尤通星歷五行數術之說世罕有能及者為人倜儻有大志內自飭勵不求當世之譽樂其所自得謂富貴不足慕也貧賤不足憂也故窮櫓漏屋敝衣糲食或至於不能自給未嘗動其意也遇人無

少長貴賤皆盡恭謹其言前世因革興壞是非之理人少能及然其家未嘗蓄書蓋其强記如此也康定中李元昊叛詔求有文武材可用者叅知政事宋綬天章閣侍讀林瑀皆薦復詔賜裝錢州郡廹趣上道既至仁宗見復於崇政殿訪以世務復所為上書世莫得聞也仁宗因命講易乾坤既濟未濟又問今歲直何卦西兵欲出如何復對歲直小過而太一守中宮兵宜內不宜外仁宗善其言復又獻所為邊防太一主客立成歷洪範

論上曰卿所獻書為卿留中必欲官之復固辭乃官其子晞留復登聞鼓院與林瑀同修周易會元紀歲餘固辭東歸仁宗高其行禮以束帛賜號沖晦處士復久游吳因家杭州州將每至必先加禮然復未嘗肯至公門范仲淹知杭州數就復訪問甚禮重之仲淹嘗言西兵既起復預言罷兵歲月又斗牛間嘗有星變復言吳當大疫死者當數十萬人後皆如其言復平居以周易太玄授學者人或勸復著書復曰古聖賢書已具顧學者

不能求吾復何為以徼名後世哉晚取其所為文章盡

焚之今其家有書十餘篇皆出于門人故舊之家復卒

時年七十餘既病故人王稷居睦州欲往省之復報曰

來以五六月之交尚及見子稷未及往至期復果已死

其終事皆預自處子睎年五十餘亦致仕官至國子博

士復贈尚書虞部員外郎復死十餘年而沈遘知杭州

牓其居曰高士坊云贊曰

復之文章存者有愼習贊困蒙養等篇歸於退求諸已

不矜世取寵余論次復事頗採其意云若復自拔汙濁之中隱約於閭巷久而不改其操可謂樂之者矣

程宗丞顥傳　實録

元豐八年五月丁丑承議郎新除宗正寺丞程顥卒顥字伯淳父珦自有傳顥踰冠中嘉祐二年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江寧府上元縣主簿澤州晉城縣令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三見

進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耳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士為先顥不飾辭獨以誠意感動神宗嘗使推擇人才顥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與其弟頤為首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為卿戒之時王安石益信用顥每進見必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安石寖行其說顥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預大計公論不行青

苗取息賣祠部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使剥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等十數事安石與顥雖不合而嘗謂顥忠信顥每與論事心平氣和安石多為之動顥心以言不行求去除京西提點刑獄復上章請罷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公事未幾求監局得監西河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叙年勞乞遷秩改太常丞差知扶溝縣事坐縣獄逸鄰邑罪人罷監汝州酒稅哲宗即位覃恩改承議郎

台為宗正丞未行以疾卒年五十二顥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汎濫於諸家出入於釋老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古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承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名為無不周徧而其實乖于倫理雖云窮微極深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

之不明也邪誕怪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顥深有經濟之志不幸早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太師文彦博采衆議而題其墓曰明道先生云

程侍講頤傳　同前

大觀元年九月庚子通直郎程頤卒頤字正叔與兄顥初從汝南周敦頤學遂以經術為諸儒倡四方從之游

者甚衆英宗神宗朝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嗣位宰相
司馬光吕公著西京留守韓絳上其行義於朝曰河南
府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
年逾五十不干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乞賜
名擢俾補風化詔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
頤力辭未幾以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召赴闕既對除
崇政殿說書首上疏言帝王之學大畧謂習與智長性
與化成今士大夫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

士與之處使薰陶成性以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得於
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
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
成就乞精選賢士入侍勸講罷則留分直以備訪問凡
左右扶持嬪御內臣並選四十五十以上厚重小心者
侈麗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于耳歲月積久必
能養成聖德又謂經筵臣僚侍者皆坐講者獨立於禮
未安乞令坐講見主上重道之心願在經筵以師道自

居每侍講色甚莊繼以諷諫頤聞帝在宫中旋而避蟻因講畢請曰有是乎帝曰然誠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稱善神宗未除喪冬至百官表賀頤上疏以謂節序變遷時思方切恐失居喪之禮無以風化天下乞改賀為慰故事盛暑罷講頤奏朝廷置勸講之官輔導人主豈可闊疎如此又上書太皇太后言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日不親儒士秋漸涼乞於内殿後苑清涼處名見當日講官陳説

道義伏假既開依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
道蓋自有方服習之益最為切至故周公輔成王使伯
禽與之處聖人所為必無不當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
筵上黙坐而已今乞令宰臣每月一再赴經筵講說延
英迫狹講讀内臣三十餘人在其中四月未甚熱而講
官已流汗主上體弱豈得為便乞止於延和殿講讀太
皇太后每於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讀官
進說以為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有所

奏稟便得上聞今講讀官五員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
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
夫告人之道非積誠意不能入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
嘗不宿齋戒潛思存誠冀感動於上心若使其營營於
職事豫紛紛其思慮迨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
舌感人不亦淺乎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高識遠見
當蒙鑒知疏奏給事中顧臨諫議大夫孔文仲論列遂
罷職官管勾西京國子監兩上章乞致仕不報父喪服

除尋以通直郎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言者論其向在講筵議論迂疎妄自尊大既罷去服除加職而辭表有怨望輕躁之語差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尋醫去官哲宗初親政復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辭不受紹聖中黨論興追官涪州安置徽宗即位復還崇寧初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屏居伊闕山數年卒年七十五學者尊之稱為伊川先生其門人游酢謝良佐呂大臨楊時皆著名於世有易傳六卷文集二十卷諸經解說未

成編者附於集子端中端彥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二十一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二十二　宋杜大珪編

宋故觀文殿學士太中大夫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内勸農使充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營田使兼行宫留守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户食實封二百戸賜紫金魚袋贈光禄大夫劉公行狀

本貫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五夫里

曾祖民先故任承事郎累贈太子太保妣黄
氏彭城郡夫人
祖幹故任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禄大夫謚忠
顯累贈太師妣李氏秦國夫人繼吕氏韓
國夫人
父子羽故任右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累
贈少傅妣熊氏福國夫人繼卓氏慶國夫
人

公諱珙字共父其先蓋長安人唐末避地入閩遂為建
人六世至忠顯公仕始通貴靖康中守真定有功京城
失守敵人得之欲以為將相義不辱而死少傅公紹興
初佐川陝宣撫使軍事保障梁益為中興名臣公其長
子也生有奇質英悟絕人少長從季父屏山先生受書
知刻苦自厲屬文敏有思致一時鄉先生皆歎以為不
可及始以忠顯公死節恩補承務郎舉進士一上中紹
興十二年乙科調監紹興府都稅務請監潭州南嶽廟

以歸杜門讀經史書討論纂述益務其遠且大者秩滿差主管西外敦宗院未赴遭外艱既禫而韓國夫人薨持重終喪除諸王宫大小學教授權祕書省校勘書籍官禮部郎官中書舍人時秦丞相當國用事一日微示風旨欲為其父作謚以公不亟奉行也怒風言者論去之踰年秦丞相死乃得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為大宗正丞未就職改祕書丞兼權吏部郎官即真尋除監察御史避薦者復還故官公前在銓曹時苦吏為姦思有以

制之一日命張幕設案於庭置令式其中使選集者得出入繙閱與吏辯吏無得藏其巧人甚便之閤攝侍郎引選人改官班占對詳敏天子悅焉且聞其能檢柅吏姦故因其引嫌復委以選事兼權祕書少監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會金人渝盟天子震怒將悉銳師北向以雪讎恥復土疆一時詔檄多出公手詞氣激烈聞者感奮或至泣下御史杜莘老既擊侍醫王繼先逐之又論宦者張去為遂以忤旨左降公不草詔奏留之莘

老得不去從車駕視師建康兼權直學士院既而車駕將還臨安江淮軍務未有所付張忠獻公方典留鑰衆望屬之而詔乃以楊存中為宣撫使中外大失望公不書録黄奏論其不可上怒顧宰相曰劉珙之父為張浚所知其為此奏意専為浚地耳宰相名公喻旨且曰再繳累且及張公公曰珙為國家計故不暇為張公謀若為張公謀則不為是以累之矣命再下執奏如初存中命乃寢未幾真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名入草制立建

王為皇太子今上皇帝既即位詔公借禮部尚書使金國是時南北甫罷兵始為鈞敵之禮敵意不可測公受命慷慨不復問家事入辭母夫人戒家人悉裹葛兼副以行曰藉令不死歸未可期也副使某者以選置官屬不公抵罪上以公辟名無所私手札褒俞之尋以議禮不決未出疆而還然公於是時固以其死許國矣在掖垣凡三年事有不便者知無不言嘗有詔問足食足兵之策公以擇將帥核軍實為對甚悉會有太白經天旱

暵飛蝗之變詔復問近臣闕政公又奏曰太白兵象也旱蝗蠧氣也今仇敵窺覦多然未厭而國家因仍縱弛有賞無罰諸將專事刻剥以媚權倖取官爵士卒怨之有甚於仇敵者且輿圖未復地狹民貧而費用日滋征求日廣為監司者不恤郡為郡者不恤縣為縣者不恤民至或重為貪虐以肆其心則百姓之苦其官吏亦不異於士卒之仇將帥也然則天人相與之際夫豈偶然而已哉欲救其失唯當信賞必罰以肅將帥之心痛懲

刻剥以固士卒之志節浮冗練軍實精擇郡守誅鋤贓吏以厚吾民之生而是數者之得失則又係乎人主之心誠與不誠耳陛下審能擴恭儉日新之德屏馳騁無益之戲登崇俊良斥遠邪佞常使日用之間有以養吾之誠而無害焉則夫數者固將有所依以立而災異之變庶乎其可銷矣間又嘗為上言應敵無一定之謀而强國有不易之策今曰和曰戰曰守者皆應敵之計因事制宜不可膠於一說者也若夫不易之策則必講明

自治之術博詢救弊之原毋事虛文專責實效使政事脩舉國勢日强然後三者之權在我唯所用之無不如志今議者日紛紛于末流而于其本末有言者臣竊為陛下憂之上皆納焉故將田師中死其家請以没入王繼先園第為賜詔許之公以師中久竊兵柄無尺寸功貪饕刻剥為國家斂士卒之怨不當予方為繳奏以聞而其家復以請公以録黄稽程被詰亟奏俟罪而持之愈力於是乃不果賜有廸功郎李珂者以關通近習得

補官而自奏求為督府掾詔除已下公奏曰珂名品至卑不由名見敢以劄子非分祈恩非所以嚴堂陛之勢杜邪枉之門也且今邊陲大計方倚督府為重官屬尤當審擇如珂小人非唯不堪此選政恐或能妄作以沮撓其事機也奏上改除珂樞密院編修官公論執益堅乃罷之然亦竟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而宰相亦有陰忌公者隆興元年冬除集英殿修撰知泉州明年改衢州始至委事僚屬一無所問人以公未更治民意其懵

於事或不屑為者既乃一旦悉取而自為之辨察精明區處的當羣下斂手不能有所為人始大服先是吏員猥衆公視員外置者悉罷之受租米輒使民自操量槩其發鈔銷簿亦皆有法人甚便之會湖南旱饑官吏不之恤而郴州宜章縣方抑民市乳香期會峻迫有李金者乘衆怒奮起為亂衆餘萬人南逾嶺徼分道犯英韶連廣德慶肇慶封梧賀州之竟旁入道州桂陽軍殺掠萬計州縣不知所為至斂民間金帛賂之以免由是賊

勢日盛而帥守監司更共蔽匿不以實聞賊遂犯宜章臨桂陽聲震遠近朝廷憂之以公為敷文閣待制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是歲乾道元年也公以五月入竟則賊衆已數萬人矣公聲言發郡縣兵討擊且檄鄰道謹斥堠守隘塞聽期會而急以實奏請下荆襄發卒奔命又度比章下或已歷旬時失機會則移書制置使沈介曰請毋須報而急遣以來擅興之罪吾自當之不敢以累公也介為遣兵詔亦報如公請然皆未有至者賊

勢愈盛而湘陰縣橋口鎮羣盜劉花三李無對者又竊發距城郭僅六十里人情益震公急簡州之役兵得三百人使部將趙彦帥之合廵尉兵以行下令戕舟發梁募有生得盜者錢若干得其首者錢若干凡盜所挾贓無多少悉給捕者不數日彦等擒捕三十餘人公悉以便宜誅之梟首于市餘盜走多溺死其散入墟落者又為村民縛以送府又悉誅之奏將尉有功者皆被賞於是威聲大振吏士用命人心少安六月制置使所遣遊

奕軍統制田寶乃以千人至居數日鄂州水軍統制楊欽又以千五百人至公知其暑行疲怠悉為發夫迎之數程之外代其任負以行軍士固已懽呼感激及至撫勞犒賜又皆豐飫過望諸軍益喜願盡死力欽故羣盜楊幺部曲公知其可用檄諸軍皆受節度使率其衆鼓行而前下令竟中凡軍民討捕有功者皆以率受賞其賊所誘脅能相捕斬以詣吏者亦除罪受賞有差是月晦田寶大敗李金於郴州城下追奔二十餘里殺獲甚

衆七月楊欽敗賊黨田政尹寛等於桂陽鄂將谷青王翌又各以二千人至公遣扼宜章大路以分賊勢通糧道而欽連戰破賊遂入宜章八月壘龍岡下賊兵數萬自辰至申官軍稍却欽被髮大呼策馬横衝之賊分為兩其前列精兵殲馬餘皆遁走進至莽山賊徒曹彦黄拱遂執李金與其腹心黄谷以降欽因窮追深入盡誅其酋豪而其支黨脅從者尚衆皆竄入山谷間公喻欽等却兵而使人賫牓聽其自詣則皆相率聽命歲盡師

還李金黃谷等數十人皆伏誅其降者公皆稱詔給據納兵復故田宅蓋以千數曹彦黃拱皆奏補官而厚撫之既乃第録諸將功狀列上又盡得其實不以一毫有所私上嘉歎再三詔以為敷文閣直學士且賜璽書曰近世書生但務清談經綸實才蓋未之見朕以是每有東晉之憂今卿既誅羣盜而功狀詳實諸將優劣破賊先後歷歷可觀甚副朕意卿其益勉之哉賊地旣定竟内正清公乃喟然歎曰吾豈樂殺人哉向者軍興令不

可以不肅而今而後庶有以亮吾心矣吾豈樂殺人哉自是一意於撫摩之政且為請於朝曰今欲懲既往之失銷未形之患莫若擇守宰寛賦斂以安吾民而已不此之圖一李金死一李金生臣恐湖南自是無寧歲也奏留鄂兵戍郴桂而益廣蒐募以補忠義親兵之缺厚其恩意嚴其紀律而時訓習焉於是湖南隱然為重鎮方地數千里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潭州故有嶽麓書院真廟時賜以敕額給田與書經亂蕪廢公一新之養

士數十人延禮脩士彪君居正使為之長而屬其友廣
漢張侯栻敬夫時往遊焉與論大學次第以開其學者
於公私義利之間聞者風動三年名還見上首論獨斷
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有獨御區
寓之心焉則適所以蔽其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
將有秉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矣又論稅絹退剩羨餘
和糴之弊又論州郡禁軍紀律不明驕惰自恣宜遴選
武臣之奮行伍習戎事者使為將副而貴遊子弟閤門

國信五房出職之輩不得與焉則州郡之軍政庶乎其可脩矣上然其言以為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間復從容言於上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竊獨以為高帝之聰明英偉其所不悅特腐儒之俗學耳誠使當世之士有以聖王之學告之臣知其必將竦然敬信而其功烈之所就不止于是而已也蓋天下之事無窮而應事之綱在我唯其移于耳目動于意氣而私欲萌焉則其綱必弛而無以應夫事物之變是以古之

聖王無不學而其學也必求多聞必師古訓蓋將以明
理正心而立萬事之綱也此綱既立則雖事物之來千
變萬化而在我者常整整而不紊矣惜乎當是之時學
絶道喪未有以是告高帝者上亟稱善是歲小不登公
請亟詔監司郡守先事條畫來年荒政所宜不者亦使
任其無他又奏州兵營伍教戰之法甚備上由是益知
公學問精深忠義慷慨可任大事十一月擢拜中大夫
同知樞密院事公辭謝不獲乃就職因進言曰汪應辰

陳良翰張栻學問才能皆臣所不逮而栻窮探聖微曉暢軍務曩幸破賊栻謀為多願陛下亟召用之上可其奏以次登用馬公以西府本兵柄于諸將之能否不可以不周知乃自諸管軍統制官下至裨佐日召三數人從容與語得其材用所宜輒筆識之以待選用一日上顧輔臣圖議恢復公奏曰復讎雪恥誠今日之先務然非内脩政事有十年之功臣恐未易可動也同列有進而言者曰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奈何拘此曠日彌久之

計且漢之高光皆起匹夫不數年而取天下又安得所謂十年脩政之功哉公曰高光唯起匹夫也故以其身蹈不測之危而無所顧陛下躬受太上皇帝祖宗二百年宗社之寄其輕重之勢豈兩君比哉臣竊以為自古中興之君陛下所當法者唯周宣王而已宣王之事見於詩者始則側身脩行以格天心中則任賢使能以脩政事而已其終至于外攘邉寇以復文武之竟土則其積累之功至此自有不能已者非一旦卒然僥倖之所

為也上以公言為然四年七月詔兼參知政事公方與一二同列夙夜悉心竭力葢圖所以叙進人才寛養民力討理軍政務以成上意之所欲為者草除福建鈔鹽歲額二萬萬罷江西和糴及廣西折米鹽錢又蠲累年逋負金錢穀帛巨億計而公尤以輔成上德振肅朝綱抑僥倖獎廉退為已任進則盡言無隱退亦未嘗輕以詞色假人苟清議之所不與不以親故而有所私也以是近倖仄目而流俗亦多不悦公者先是潛邸使臣有

龍大淵曾覿者馮恃舊恩暴起富貴公論不平者累年上一日發寤逐去之未幾而大淵死上顧憐覿欲還之公力陳其不可且曰此曹奴隷耳憐之則厚賜之可也今引以自近而賓友接之至使得以與聞幾事進退人才則臣懼非所以增盛世之光華飭治朝之綱紀也上納公言為止不名殿前指揮使王琪謁告至淮上還客薦和州教授劉甄夫上諭執政名之諸公相問莫有知其所自来者公曰薦士吾徒之責可不知耶明日請曰

此人名微位下陛下何自知之上以琪告公又請其所以薦上曰卿自問之公退坐堂上呼吏作頭引追之琪至公詰其故授牘使對琪恐懼不能置詞久之公乃叱使責戒勵狀而去無何揚守來言前琪過郡稱受密旨增所築新城若干尺諸公請之初未嘗有是命也公既與諸公合奏請其罪罷之因奏自今聖旨不經三省密院者所下之官皆請俟奏審乃得行上欣然從之公即從密院移中外諸官府而內侍省與焉明日忽復有旨

前奏審事勿行因諭諸公即如此則朕或須一飲食亦必奏審乃得耶公即以藝祖熏籠事對退又與諸公合奏言曰朝廷者陛下之朝廷命令者陛下之命令臣等偶得備數其間典司出納而已非敢有所專也今方舉行舊典以正紀綱而已出復収中外惶惑竊恐小人有因疑似微以姦言上激雷霆之怒者願陛下察之上不悅曰朕豈以小人之言而疑卿等者耶時諸公雖更進懇請而公言尤激切故獨罷公為端明殿學士在外宫觀

改知隆興府江南西路安撫使公入辭猶以開廣言路講明聖學敦本節用虛己任賢斥遠佞邪選將撫軍數事為獻上蹙然曰卿雖去國不忘忠言而才又非他人所及行占卿矣隆興承前帥刻剥之後場務皆增新額而輸租更用方斛視省量率多斗餘公首罷之屬邑奏新有復出稅錢三十五萬有奇租六百二十八石攤配諸鄉多者視正稅且什四歲久困不能輸相率逃去田畝榛蕪所攤固不可得而失正稅又數倍公奏蠲之又

除二税合零租米暗耗免役足錢之斂人或為公憂不足公量入為出用度未嘗乏也暇日咨訪賓僚講求利病率常一二延見使得從容各盡所懷以故下情宣通舉無過事而其人之器識短長亦無所隱訟訴有久不决者取其案牘藏之旬日輒名會官屬之賢可委者合坐堂上付一二事使平决之有司供具食飲如法至暮白所予奪而退其大事則公先閲視默有所處然後參衆說以决焉以故多得其情無不厭服明年除資政殿

學士知荆南府荆湖北路安撫使始至條上荆襄兵少財匱之狀詔即諉公措置公因行視襄郢兵屯並邊形勢盡得其實以聞凡回圖役使詭名虛籍之弊與夫部伍教習之法有不善者皆奏罷之先是荆南兵戍襄陽者累年不得歸父子至不相識公奏為半年番休之法春夏三軍秋冬四軍更迭往來軍士感悅荆襄故有民兵皆農家子敦樸豪勇又有土著常產自愛惜且居近邊知虜情輕戰鬬比稍墮廢公更為簡閱寬其取丁之

數貧者弛其賦役隨鄉團結以七十五人為隊隊有長
四隊為部部有將縣置總首都副各一人當教則郡為
選官訓練已事而罷之至於資糧械器皆為處畫各有
條理撫循犒賞歲費錢一萬萬而不以一介有取於民
也明年遭內艱又明年起復同知樞密院事荊襄宣撫
使遣中使奉璽書即喪次宣押奏事其書曰朕以荊襄
上流宿師尤重欲以軍民之寄付卿其任重矣奪情臨
戎國有常典況吾大臣義當體國毋以家事辭王事也

公六上奏辭不肯起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三代以來未之有改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為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則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陛下威靈邉垂幸無犬吠之警臣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禄之實不亦又為漢儒之罪人乎且孝之與忠豈有二致事君事親初無兩心使親喪而可奪則他日所以事君者可知矣况陛下方以天下奉兩宮之懽而以衰絰

不祥之人簉迹二三大臣之間殆非所以全孝治之美且使仇虜聞之亦必以為中國乏材乃至於此而敢肆其輕侮此臣所以受恩感激反復慮思而卒不敢起也抑陛下之詔臣則有曰義當體國者矣臣其敢噤無一言以塞明詔哉乃手疏别奏以聞其畧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敗今德未加修賢不得用賦斂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戛割士卒以事苞苴士卒方饑寒窮

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爲恢復之實者大抵闕略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内移禁衛之卒規算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臣不知爲此議者將何以待之也且荆襄四支也朝廷腹心元氣也誠使朝廷設施得宜元氣充實則犁庭掃穴在反掌閒耳何荆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荆襄雖得臣輩百人悉心經理顧亦何足恃哉以今而慮臣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唯陛下圖之上納

其言為寢前詔八年免喪乃復除知潭州安撫湖南過闕見上言曰人君能得天下之心然後可以立天下之事能循天下之理然後可以得天下之心然非至誠虚已兼聽並觀使在我者空洞清明而無一毫物欲之蔽亦未有能循天下之理者也因引其意以傅時事言甚切至上加勞再三進職資政殿大學士以行湖南公舊鎮威惠之在人者久而愈深及是再至盖有不待教令而孚者而公所以自律者愈嚴所以撫民者愈寛以是

人愈畏服而敬愛之會安南貢馴象所過發夫一縣至二千人除道路毀屋廬數路騷動公奏曰象之用于郊祀不見于經驅而遠之則有若周公之典且使吾中國之疲民困于殊方之悍卒豈仁聖之所恐為也哉歲旱公亟遣官吏行視蠲放田租聞郴道桂陽民饑則檄轉運常平司移粟賑之且慮山谷姦民乘時且發則又遣將益兵戍守遂以無事一旦茶盜數千人入竟疆吏以告公曰此非必死之寇緩之則散而求生急之則聚而

致死乃處處揭榜喻以自新聲言大兵且至令屬州縣具數千人之食盜果散去獨餘五百許人公乃遣兵戒曰來毋亟戰去毋窮追毋遏其塗其不去者乃擊之耳於是盜之存者無幾進兵擊之盡擒以歸公獨奏誅首惡數人餘悉以隸諸軍明年盜之餘黨賴文政等復入竟後帥曰此前日養寇罪也吾必盡誅之盜聞其言悉力死戰既覲湖南軍遂入江西侵擾數州官軍數敗將吏死者數十人為費以大萬計於是人乃服公為有謀

也淳熙二年除知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行宮留守始至孔目吏有為姦利稔惡數十年者杖而黥之一郡稱快會歲水旱高下田皆不収公首奏倚閣下三等户夏税為錢六千萬紬絹二千疋綿三千兩分遣官吏行田蠲正租米十三萬七千八百斛雜折米又二萬八千七百斛豆草蔆芡布租稱是又奏下漕司遣吏行屬州視其所蠲租頗未盡者悉以與民又奏禁上流税米遏糴違者劾治如法即在他路亦願得以名聞請其罪詔

從之得商人米三百萬斛貸樁管及總司錢合三萬萬
遣官糴米上江又得十四萬九千斛又奏禁州縣毋得
督舊逋以重困饑民借常平米付圩户隄塞缺漏籍農
民當賑貸者若干户十口以上一斛六口以上八斗五
口以下六斗客户當賑濟者若干户五口以上五斗四
口以下三斗又運米村落從本價賑糶合十餘萬斛而
貸者卒亦不取償焉置局府中以通判府事趙善珏觀
察推官王以寧前蘄州教授李宗思新楚州教授劉煒

領之而分遣羣屬循行竟中窮山僻壤無所不到公又憊心疲精廣詢慱訪夙夜不少懈凡官吏奉行之不謹民間寃苦之無告幽遠纎悉無不畢聞縣給印歷親書所聞告諭辨詰絡繹於道無不切中事宜者盖本之以誠意輔之以賞罰是以人人争效其力如辦已事起是年九月盡明年四月闔竟數十萬人無一人捐瘠流徙者上嘉其績賜書褒諭焉公治財寛于民而急于吏二稅之入所以禁其漁取察其蠹弊者甚悉自累鎮所施

行每益加詳至是人被其澤尤深凡屬縣所負課不能償者悉以丐之而禁其非法病民者至于蠲租賑廩其費又數十巨萬而軍吏糧賜皆隨月遣給無不暨者被旨甓城面丈以萬計者數千用錢八千萬米千五百斛而役不及民又償前帥所負内庫錢三萬萬上積公勞效賜手札勞奬賚以鞍馬器物甚厚府學四十年不葺弊甚公一新之以明道程公先生嘗主上元簿即學祠之具刻陳忠肅公責沈之文于壁以示學者建康大軍

所屯盜賊常竄迹尺籍中吏不能禁公耳目跡捕每發輒得繩以重典盜皆相戒遁去市里晏然道無拾遺者明年進觀文殿學士五年閏月屬疾再請奉祠未報則請致仕上意公疾病亟遣中使挾侍醫以來公亦知疾不可為不復得見上矣即草遺奏千餘言首引恭顯伾文以為近習用事之戒且言今以腹心耳目寄之此曹故士大夫倚之以媒其身將帥倚之以饑其軍牧守倚之以賊其民朝綱以紊士氣以索民心以離咎皆在是

願急加屏遠以幸天下若羣臣之賢臣所知者則唯陳
俊卿忠良確實可以任重致遠張栻學問醇正可以拾
遺補闕願陛下急名用之則衆賢彙進而羣小黜伏矣
既又手書屬敬夫及其故友新安朱熹仲晦父及從弟
玶皆以國恩未報國恥未雪為言然後以家事為寄七
月甲子疾革命取前所草奏封上之遂以是日薨于府
寺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七訃聞上為震悼始從公請轉
通議大夫致仕贈光禄大夫輟視朝一日詔建康府致

其喪建寧府給葬事公娶呂氏兵部尚書祉之女贈新定郡夫人繼韓氏贈新興郡夫人又娶其季贈淑人皆魏國忠獻公四世孫也二男子學雅承務郎學袤承奉郎二女長適將仕郎呂欽幼未行六年二月乙巳葬于甌寧縣慈善鄉豐樂里新歷之原公所命也公為人機鑒精明議論英發遇事立斷其威不可犯而居家極孝慈事繼母慶國夫人禮敬飭備遭喪時年逾五十執禮盡哀以致毀得疾幾殆友愛諸弟晚歲彌篤歲時祭祀

酌古今禮而敬以行之內外功緦之戚必素服以終月數在官為罷燕樂聞同寮有喪者亦如之福國夫人蚤薨公哀慕無以自致出疆侍祠再當得任子恩欲奏官其內弟輒不遂竟三奏然後得之所治民有骨肉之訟皆名至前喻以恩意責以義理反復詳盡至或深自引咎詞意懇切聞者悔悟感泣往往失其所爭而去遺命治喪毋用浮屠法平居樂取人善不啻如已出與張敬夫朱仲晦父遊久而益敬信之居官樂受盡言事小失

中雖下吏言之無不立改以是得南豐曾摶於湖南幕府厚遇之公去摶為後帥所惡誣奏奪其官公在建康力為辯理得伸而要路有忌公者奏卻之蓋其意不在摶也公不悔遇摶益厚在朝廷危言正色直前無所避其忠義奮發不以死生動其心蓋得乎家世之傳而論事之際務在審客持重不肯為僥倖嘗試之舉其侍上語每及恢復大計必以脩政事固根本為先辭起復手疏盡發當時用事者大言不顧罔上悞國之奸大臣蓋

不悅而上獨深察其忠其在方鎮愛民戢吏平訟獄理財用治軍旅除盜賊皆有科指而尤以敦教化厲風俗為急務蓋其生質雖高聞譽雖蚤而德成望尊尤在晚節故天子知之久而益深增秩賜金勞問備至蓋將有意復用之也士大夫之賢者平日固多豫附其不能無私意異說者晚亦相與歸重及聞其喪無賢不肖莫不慘然相弔恨國家失此洪毅忠壯忘身憂國之臣也所臨數鎮民愛之如父母聞訃有罷市巷哭者至于諸軍

將吏外暨夷狄則于公家威名義烈服習蓋久莫不想聞其風采軍士固敬愛之而虜諜者至荆襄亦每詗今劉公於延康為何屬也延康蓋忠顯公舊官云公自少即以文學知名于時及登朝廷入禁掖論思潤色當世尤稱其得體而平居未嘗輒為無用之文間有應酬之作隨輒棄去後省駁議又多削藁故今存于家者文集八卷奏議十卷内外制二十卷而已然公之所以自立於不朽者有不在于空言也玶謹案令甲考公品秩實

應諡行易名之典其姓名事迹又當得書信史以示來世
故敢狀其鄉里世系歷官行事之實如右以告于太常考
功幷移太史氏而其事關國體軍機之重者猶弗敢盡著
尋第錄別上謹狀　淳熙九年四月日從弟從事郎玶狀

賜諡指揮

中書門下省　六月六日辰時付吏部施行仍關合屬去處

尚書省送到吏部狀准都省批下承務郎劉學雅狀
先父珙昨任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罷政節次

蒙恩除授觀文殿學士太中大夫知建康府在任因患
臟腑陳乞致仕准告轉通議大夫致仕續上遺表贈
光禄大夫伏念學雅先父蚤以文學被遇兩朝進登
廟堂出殿藩服議論風節有聞於時治民撫軍亦著
勞效不幸奄忽遽棄明時所有生前身後蒙被恩遇
階官職名從條合該定謚令繳連行狀三本伏望特
賜敷奏送有司從條定謚施行伏候指揮後批送吏
部勘當申尚書省本部勘會在法諸謚光禄大夫節

度使以上本家不以葬前後録行狀三本申所屬繳
奏其文並録事實或本家願請謚者取子孫狀以聞
其藴德丘園聲聞顯著雖無官爵聽所屬奏賜本部
尋行下太常寺據狀申所有臣僚官品該定謚合從
上條令本家録行狀三本申所屬繳奏下所屬議謚
施行照得今來本官所乞父珙定謚已繳連到行狀
三本雖不曾從上條經所屬繳奏今勘當欲乞批送
今狀下部符太常考功依條定謚施行伏候指揮六

月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令依條定謚奉勅如右牒到

奉行

淳熙九年六月五日

右　丞　相　淮

参　知　政　事　必大

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廓然　假

給　事　中　師點

中　書　舍　人　待問

謚議

宋若水

議曰至誠不欺而後無愧於事君至剛能斷而後果敢於立事洞視前古巳艱其選今有人淵源其學而經濟其心見之事業皆有可稱則生而榮死而哀易名之典葢不可緩故觀文殿學士太中大夫贈光祿大夫劉公珙學純正而可行氣剛大而有守平生所從受業乃其季父屏山先生而尊主庇民之用則乃祖忠顯乃父少傅之傅也屏山聖傳十論中庸大學之理具焉忠顯以

死節著于靖康間少傅佐張忠獻幕府保蜀功居多公之耳濡目染莫非忠義大節而心傳之妙則一本于誠敬故其所立卓然有過人者公始以死節恩補官甫冠蹴上第旋即擢用遭遇兩朝眷知積而至於登政路典巨藩不以高爵厚禄為榮而以愛君憂國為念方其仕於朝也時宰待公為不薄一日示以風旨欲為其父作謚公確然不從竟以罷黜其特立有如此者至掌制西掖謂正士之在言路不可以左降謂宣威之扞江淮不

可以輕付謂故將之無功者其家不得請園第謂交結補官者不當求為督府掾其振職有如此者逮居宥密叅大政有小人斥逐于外夷途廓開幸也而復欲求還乃抗論力止其名而公道以伸有武師嚴護殿巖敢密薦士僭也乃檄至堂下大困折之而朝綱以立其守正有如此者大抵公之所學至誠不欺故其立朝知有君不知有身知有公議不知有私情是以言無顧忌而事無回曲所言所行無非利天下而益人主君子以是知

公有得於尊主之學及其在外也初鎮長沙屬李金弄兵之初列郡望風畏讋公處之雍容合郡縣兵摧其鋒又請兵荆襄至則待以恩意莫不賈勇用命而能執其渠魁擣其巢穴殲其酋豪而貸其脅從自是環數千里之地皆安堵如故公之威望於是益著矣及鎮江陵條上兵少財匱之狀除去詭名虛籍之弊大修部伍戰陣之法且謂襄陽兵戍久屯不歸為不便則立番休之制限以半歲而軍情大悅謂荆襄土丁習知虜情為可用

則立團結訓練之制謂之民兵而軍聲大振至使虜諜
者詗公於延康為何屬延康蓋忠顯舊官公之威聲於
是遠播矣及留守金陵賑饑之術尤為切至如閣夏輸
通米運廣糴寬舊逋貸圩戶分遣官屬散行阡陌務
極其誠而官吏勤惰民間怨苦無不周知所活以數十
萬計公之德政於是流聞矣大抵公之所為至剛能斷
故其臨事見之明行之果下皆畏愛敬服公初非沽名
徼利以為此君子以是知公有得於庇民之學公在朝

則國之元氣在外則國之長城惜乎未究所學而公薨矣後五年其孫學雅以謚有請下太常議夫謚者行之迹無其實而欲竊其名輕與之則為不公有其實而不與之以是名則為不當於是考之實事採之公論而求所謂當者焉謹按謚法廉公方正曰忠威德克就曰肅公之藴於心者豈不謂廉公方正歟見於事者豈不謂威德克就歟觀其易簀之際尚知以國恩未報國恥未雪為言則是公之忠至死不忘讀其遺奏莫非危言以

藥時病舉賢以報主知則是公之肅至死益烈節是二
惠在公不誣請謚曰忠肅謹議

覆謚議　　張叔椿

議曰汲黯在而淮南寢謀德裕用而三鎮率使蓋忠臣
義士丁辰逢吉如赫日得天倔强跋扈之徒妖遁鼠伏
無所容其姦慝矣然二子不聞有義方霑濡學問涵養
徒以其生質之懿猶能使人肅然讋服而况異乎二子
者故觀文殿學士太中大夫贈光禄大夫劉公珙以洪

毅之姿剛方之操忠顯少傅其祖父也則忘身憂國之風習之有素屏山先生其師也則中庸大學之説講之甚詳此所以載之行事而能度越古人一等也且公夙有思致掇取巍科導帝指鋪王言勁詞俊語聞者為之感奮識者見為知體則其文高矣而不以文名其典選也吏不得以藏其巧其宇民也民愛之如父母處事而羣下斂手治兵而巨盜殲夷則其能備矣而不以能名葢其忠義慷慨掀揭炳燿盡掩其平日之所長也試跡

其游禁掖上玉堂居政路典巨藩鯁論壯節一二大者
以言之當其危言正色直前無避庶幾乎汲黯而非黯
之戇也是故論恢復則終始以自治為先論應事則終
始以講學為務謂獨斷雖美尤當合天下之智謂至誠
無蔽斯能循天下之理因旱蝗之變而畫規則咢雉之
訓也因馴象之貢而進諫則旅獒之戒也與夫請監司
條畫荒政之宜責州兵營伍教戰之術皆天下之急務
衆人之難言而天子獨深察其忠增秩賜金勞問狎至

蓋將有意大用而不果也豈非義方之訓霑濡有素而然耶當其機鑒精明遇事立斷庶幾乎德裕而非德裕之私也謂不宜以近臣而去正士謂不宜置人望而用無功也將之死而輒請園第者則爭之闕通補官而求掾督府者則爭之不當復召雖貴倖而力諫不已不宜薦士雖貴將而詰責不恕與夫辭起復而奏至六上草遺奏而言至千餘無非振朝廷之綱犯小人之怨然私意異說者晚亦相與歸重聞其喪者慘然相弔惜公之

不壽也豈非學問開益而涵養之深耶今其孫學雅以
公品秩實應累行易名之典有請于朝太常揆法稽衆
謚公曰忠肅有如公之英風義槩天子重之士夫仰之
内而黎庶畏服而敬愛外而夷狄亦且想聞其風采而
詗公於延康為何屬則博士忠肅之謚惟允謹議
淳熙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依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二十二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二十三　宋杜大珪編

宋故右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致仕彭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贈少傅劉公墓志銘

張栻

公姓劉氏諱子羽字彥修世為京兆人八世祖避五季之亂徙家建州曾祖太素贈朝議大夫祖民先任承事郎贈太子太保再世以儒學教授鄉里考韐任資政殿

學士贈太師謚忠顯公以門廕入仕宣和末忠顯帥浙東盜發睦州陷諸郡直抵越越兵不滿千而盜且數十萬公以主管機宜文字佐忠顯募民守卒全其城入為太府簿遷衛尉丞忠顯帥真定復辟公以從女真入冦圍城數帀父子相與死守部分方畧多公之謀虜不能拔而去名聞河朔間除直祕閣既而京城不守忠顯死之方是時為國死難者葢鮮獨忠顯之節甚白公痛家國讎耻之大義不與虜共戴天免喪以祕閣修撰知池

州改集英殿修撰知秦州未行召赴行在所除御營使司参贊軍事時太上皇帝即位三年苗傅劉正彥甫伏誅有平寇將軍范瓊擁兵入覲瓊在靖康變故中附賊逆亂知樞密院事忠獻張公與公謀誅之張公名瓊詣都堂公叱縛之致於理悉分其衆頃刻而定忠獻益奇公及領川陝宣撫處置使遂辟公參贊軍事公雅意欲圖虜念關陜要地而張公一見相知非偶然者遂不辭而從宣撫司至關據秦州號令五路四年除徽猷閣待

制會聞敵窺江淮議為牽制八月合五路兵進至富平與敵遇我衆不能支敵乘勝以前宣撫司退保蜀口官屬震恐有建議當保夔州者公曰議者可斬也宣撫司豈可過興州一步係關陝之望安全蜀之心收散亡固壁壘以為後圖則可與張公意合公單馬直抵秦亭分遣腹心訪諸將所在時敵騎四出道阻不通將士無所歸忽聞公在近宣撫司留蜀口乃各引所部來會軍復振公命驍將吳玠柵和尚原守大散關敵不敢犯紹興

元年夏始聚兵來攻玠敗之秋復來又大敗之俘獲以數萬計宣撫司徙治閬中公留關外護軍明年玠以秦鳳經畧使戍河池王彥以金均房鎮撫使戍金州二鎮皆饑而興元帥過為守備閉關塞褒斜二鎮病之張公名玠彥議事皆願得公鎮興元乃承制拜公利州路經畧使兼知興元府公至之日盡弛其禁通商輸粟二鎮乃安公謂敵用騎兵利衝突在我當先柵要地以勁弓弩待之蔑不濟者且以是約二將獨彥頗易公之説是

歲十二月敵由商於犯金州正月至上津彥出不意逆戰不能却遂焚金州退保石泉公遣將馳告玠玠驚曰事迫矣當急徼於險諸將不能辦我當自行不然是負劉待制即越境馳一日夜凡三百里中道少止公移書曰虜旦夕至饒風嶺下不急守此是無蜀也公不前某當往玠即復馳至饒風敵急攻數日死傷如積更募死士犯祖溪關以入出玠後玠還漢中公與玠謀守定軍山玠憚之遂西公退守三泉從兵不及三百與士卒同

粗糲至取草木芽蘖食之遺玠書曰某誓死於此與公訣矣玠得書泣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玠乃從麾下自仙人關由間道與公會於三泉敵游騎甚迫玠夜視公方酣寢旁無警備者玠曰此何時而簡易乃爾公慨然曰吾死命也夫何言玠泣下復往守仙人關公獨留為壁壘於潭毒山上十六日而成又數日而敵至中夜斥候將遣人報曰敵至矣諸將皆失色入白事公曰始與公等云

何令寇至欲避耶下令蓐食遲明上馬先止戰地據山角坐胡床諸將奔至皆泣曰此某等駐軍處而公先之耶豈可使敵矢傷公即爭代公處頃之復有來報曰敵退矣乃還方敵入梁洋蜀大震宣撫司官屬爭咎公有為浮言相恐動請徙治潼川軍士聞者皆怒公力為書與張公言某在此敵決不能越無為輕動揺張公用公言乃定敵遣十五輩賫書與旗來招公及玠公斬其十四人令一人還曰為我言於爾酋來戰即來我有死何

掊也先是梁洋官私之積公悉已徙置敵無所得糧日匱前後苦攻死傷十五六涉春已深癘疫且作遂遁去為我師掩擊及墮溪谷死者不可勝計敵之去四月也其餘衆不能自拔者悉降凡十數栅敵之喪失蓋莫甚於此役其大酋薩里罕烏珠輩時方垂涎于蜀日夜聚謀所選士卒千取百百取十其戰被重鎧登山攻險每一人前輒二人擁其後前者死後者復被其甲以進又死則又代之如初其為必取計蓋如此惟公與張公恊

心戮力毅然以身當兵衝將士視公感激爭奮卒全蜀境公還興元分遣官吏安集勞來凡潰卒之衆時怙亂山谷間者悉捕斬以徇自是兵勢日振方更恢遠畧然張公已困於讒公亦繼被罪矣二年除寶文閣直學士四年責散官安置白州始吳玠為偏將公奇之言於張公張公與語大悅使盡護諸將卒得玠力至是玠上疏納節贖公罪士大夫多玠之義而服公之知人明年還故官奉祠時張公相矣名公赴行在所又還集英殿修撰

知鄂州權都督府叅議軍事宣諭陜蜀朝議欲合諸道兵大舉公自蜀還歷諸邊盡得虛實謂且當益繕治廣營田以俟時朝廷欲遂用公顧親年寖高力請歸養以徽猷閣待制知泉州泉素難治番商雜居公下車肅然無敢犯有事涉權倖者立論奏釐正之亡何張公去位言事者覬望論公復責散官安置漳州以郊祀恩得歸會江上擇守起公為沿江安撫使知鎮江府敵入寇公建請清野盡徙淮東之人於京口鎮撫得宜人情不揺

謂樞密使張俊曰異時金人入寇飄忽如風雨今更遲
回是必有他意已而果欲邀和及遣使来揭旗於舟大書
江南撫諭公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翼日接伴使索之
甚急公曰有死耳旗不可得索不已乃還之境外張俊
以公料敵及治狀聞有旨復待制和議成公謂宜及無
事時講修淮漢守備厲器械治舟楫其言甚悉宰相秦
檜忌之諷言者論罷復以祠禄歸十六年十月二日遘
疾歿於正寢享年五十積官右朝議大夫以子貴贈少

傅娶熊氏贈福國夫人再娶卓氏贈慶國夫人子珙克
世其家復以忠義識畧被今上眷遇嘗為同知樞密院
事識者不以劉氏三世官達為衣冠之盛而以忠義相
傳不替愈大為家國之光淳熙五年珙為建康留守病
且革自力作書授其弟玶使致諸栻以銘公墓為屬栻
蓋公所從忠獻張公之嗣子也奉書而泣且無所從辭
於是取公弟子彙舊所狀行實掇其大節如此惟公慷
慨自許每有捐身徇國之願當事之難衆人惶撓失措

公色愈厲氣愈勁遇事立斷凜不可犯尤長於兵料敵決幾殆無遺算得將士心皆願為盡死其為政發姦摘伏若神所治不畏彊禦而天性孝友恂恂接人樂易開口見肺肝輕財重義緩急扣門無愛於力振人乏絶傾貲倒廩無吝色姻親鄉黨婚喪悉任其責闢家塾延名士以教鄉之秀子弟吏部郎朱松疾病以家事託公築室居之舍旁教其子熹與巳子均卒以道義成立平生再貶徙處之怡然不以介意而其許國之誠則至於没

而不懈也嗚呼偉哉以明年冬葬於崇安縣五夫里蟹坑祖塋之北栻之為銘蓋後公没三十有三年也公孫二人學雅承務郎學褒尚幼孫女二人長適將仕郎呂欽幼未行銘曰

寒沍凜冽　喬松挺節　艱危反側　志士秉烈
允毅劉公　孤忠㸦㸦　國耻家讎　刻骨泣血
誓不同天　心焉如鐵　縛袴從戎　思奮其伐
敵方鴟張　闖蜀門闑　紛紛鄙夫　縮避一轍

惟公矢謀　克贊於決　身當兵衝　横遏力折
衆駭失色　我怒貫髮　驍將突兵　怙以奮發
羯酋力窮　麕走竭蹶　迄全蜀疆　如器無缺
伊人是恃　豈險難越　不寧蜀全　闕輔可挈
投機於征　以冀日月　巧言害成　健手孰掣
空令父老　談説嘖嘖　和戎議興　公膺如噎
守臣舉職　妖旗莫揭　歸卧於家　忠憤曷洩
嗚呼中年　竟隕此傑　歲踰再紀　精爽森列

嗣德有先　公志益晰　我為銘詩　追勒其碣

淳熙六年七月庚申

宋故右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致仕彭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贈少傅劉公神道碑銘

朱熹

徽猷閣待制贈少傅彭城劉公既薨三十有三年其子觀文殿學士彭城侯亦以疾薨於建康府舍疾革時手為書授其弟珙使以屬其友朱熹若曰珙不孝先公之

墓木大拱而碑未克立葢猶有待也今家國之讎未報而珙銜恨死矣以是累子何如熹發書慟哭曰嗚呼共父遽至此耶且吾蚤失吾父少傅公實收教之共父之責乃吾責也即訪其家得公弟屏山先生所次行狀又得令江陵張侯栻所為志銘以次其事曰公諱子羽字彥修其先自長安徙建州今為崇安縣五夫里人曽大父贈朝議大夫太素大父贈太子太保民先皆以儒學教授鄉里而皇考資政殿學士贈太師忠顯公遂以忠

孝大節殺身成仁事載國史公其嗣子也少以父任補將仕郎積勞轉宣教郎權浙東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入主太僕太府簿遷衛尉丞辟河北河東宣撫司書寫機宜文字以功轉朝請大夫授直祕閣建炎三年擢祕閣修撰知池州改集英殿修撰知泰州未行除御營使司叅贊軍事辟川陜宣撫處置使司叅議軍事四年除徽猷閣待制紹興二年領利州路經畧使兼知興元府除寶文閣直學士封彭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四年

責授單州團練副使白州安置五年復官提舉江州太平觀復爲集英殿修撰知鄂州權都督府叅議軍事宣諭川陜踰年還報復待制知泉州八年落職提舉太平觀尋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漳州安置十一年復官起爲沿江安撫使知鎮江府十二年復待制進爵子益封二百戶是歲罷復提舉太平觀五年而薨公天姿英毅自少卓犖不羣年二十四五時佐忠顯公守越以羸卒數百破睦寇方臘數十萬衆卒全其城復佐忠顯公守真

定會女真入寇以大兵圍其城公設方畧登陴拒守數月敵不能下而去忠顯公既以節死公扶喪歸葬號天泣血以必報讎恥自誓免喪造朝以書抵宰相論天下兵勢當以秦隴為根本於是有秦州之命遂叅御營使司軍事時叛將范瓊擁强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兵中外洶洶知樞密院事張忠獻公與公密謀誅之一日為遣張俊以千人渡江捕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詣都堂計事為設飲食食已諸公

相顧未發公坐廡下恐瓊覺事變遽取寫敕黄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公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使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敵廹脅二聖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耳若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因悉麾隷他軍頃刻而定瓊竟伏誅張公由此益奇公及使川陝遂辟以行至秦州立幕府節度五路諸將規以五年而後出師明年敵窺江淮急張公念禁衛寡弱計所以

分撓其兵勢者遂合五路之兵以進公以非本計爭之張公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為是耳遂北至富平與敵遇戰果不利敵乘勝而前宣撫司退保興州人情大震官屬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公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虜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吾乃東走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血脈不復相通進退失計悔將何及為今日計且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

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
堅壁固壘覶釁而動庶幾猶或可以補前愆贖後咎柰
何乃為此言乎張公然公言而諸叅佐無敢行者公即
自請奉命北出復以單騎至秦州分遣腹心召諸亡將
諸將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公命驍將吳玠柵和尚
原守大散關而分兵悉守諸險塞敵諜知我有備引去
明年復聚兵來攻再為玠所敗俘獲萬計蜀土以安宣
撫司移軍閬州公請獨留關外調護諸將以通內外聲

援軍民之心翕然向之又明年漢中大饑諸帥閉境自守因有違言皆願得公帥興元與連兵張公承制可其請公至鎮開關通商輸粟輯睦鄰援飭兵練卒栅險待敵會敵復入寇將道金商以鄉四川公以書諭金川經畧使王彦使以强弩據險邀之彦習用短兵屢平小盜不以公言為意敵猝至逆戰果敗走保石泉時吳玠為秦鳳經畧使公聞彦失守急移兵守饒風嶺馳以語玠玠大驚即越境而東一日夜馳三百里中道少止請公

會西縣計事公報曰敵旦夕至饒風下不急守此是無蜀也公不前吾當往令顧西走不知者謂吾懼而逸諸將得無解體乎玠得書即復馳至饒風列營拒守敵人悉力仰攻死傷如積更募死士由間道犯祖溪關以入繞出玠後玠遽走還漢中且來邀公欲與俱去公不可復留玠共栅定軍山以守玠亦不從公不得已退守三泉從兵不及三百人與同粗糲至取草牙木甲啖之遺玠書與訣玠持之泣下欲馳赴公未果其愛將楊政者

大呼軍門曰公令不行是負劉公政輩亦且舍公去矣玠乃來會三泉時敵游騎甚迫玠夜不能寐起視公方甘寢自若旁無警備者遽起公請曰此何等時而簡易若是公慨然曰吾死命也亦何言玠歎息泣下竟不果留公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寛平有泉水乃築壘守之儲粟十餘萬石盡徙將士家屬梱中積石數十百萬下臨走蜀道數日敵果至營數十里間一夕候騎報敵且至諸將皆失色入問計曰始與公等云何今寇至欲避

邪下令蓐食遲明上馬明日公先至戰地前當山角據胡床坐諸將追及泣請曰某輩乃當致死於此非公所宜處也公不為動敵亦引退自敵入梁洋蜀中復大震宣撫司官屬爭咎公更為浮言相恐動力請張公徙治潼川令下軍士憤怒或取其牓毀之公連以書力為張公言此已為死守敵必不敢越我而南藉令不能守我死行未晚也令一旦輕動若此兵將忿怒恐將有齮齕公墳墓者公奈何張公發書大悟立止不行敵遣十

餘人持書與旗來招公及玠公斬之餘一人使還曰為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耳何可招也因復與玠謀出銳師腹背擊之先是公已預徙梁洋官私之積置他所敵深入無所得而糧日匱前後苦攻死傷十五六又聞公之將襲已也懼遂遁公亟遣兵追擊之墮谿谷死者不可計其餘衆不能自拔者猶數十柵皆降之是時敵大酋薩里罕烏珠輩主兵用事計必取蜀以窺東南其選募戰攻葢已不遺餘力而我之謀臣戰將亦無敢為

必守計者獨公與張公恊心戮力毅然以身當兵衝將士視公感激争奮卒全蜀境以蔽上流寇退又方相與定計攺紀軍政以圖再舉而張公已困於讒公亦相次得罪徙白州矣始吴玠為裨將未知名公獨竒之言於張公張公與語大悦使盡䕶諸將至是玠上疏請還所假節傳棨戟贖公罪士大夫以是多玠之義而服公之知人既張公入相大議合兵為北討計召公赴闕使諭指西師且察邉備虚實公還奏敵未可圖宜益治兵廣

營田以俟機會時又方議易置淮西大將且以其兵屬公公復以為不可遂以親老丐便郡得泉州以歸在郡踰年治有異等之效學校久廢撤而新之堂序規橅畧倣太學至今為閩中諸郡之冠僧可度者以賂結中貴人屬戚里陳氏誣奏奪陳洪進守冢寺公曰此細事爾然小人罔上如此是乃履霜之漸不可長即疏其事以聞戚豎輩皆抵罪無幾何淮西軍果亂張公去相議者反謂公實使然不責無以傒叛將南歸之望於是再責

聞者嗤之而公不自辨也在鎮江會金人復渝盟公建議清野盡徙淮東之人於京口撫以威信兵民雜居無敢相侵擾者嘗得盜刼之乃楚州守某者所為前後攻刼不可計悉具獄棄之市以其事聞某者亦坐遠竄於是境内帖然道不拾遺既而敵騎久不至樞密使張俊視師江上以問公公曰金人畏時入寇飄忽如風雨今更遲回是必有他意居頃之敵果復以和為請而使者乃植大旗舟上書曰江南撫諭公見之怒夜以他旗易

之翼日接伴使者見旗有異大懼請之不得至以語脅公公曰吾為守臣朝論無所與然欲揭此於吾州之境則吾有死而已請不已竟出境乃還之張俊還朝上聞公治狀及所料敵情亟詔復舊職公以和好本非久遠計宜及閒暇時修城壘除器械備舟楫以俟時變宰相秦檜始以復職非己出已不悅至是益怒諷言者論之罷歸遂不復起士大夫之有志當世者莫不相與喟然深為朝廷惜之公生紹聖丁丑薨紹興丙寅年五十葬

故里蟠坑祖塋之北元妃福國夫人熊氏葬拱辰山忠顯公墓次屏山先生實表之繼室慶國夫人卓氏公没持家二十餘年細大有法内外斬斬彭城侯雖熊出然撫之厚而教之嚴所以成就其徳業為多遇族黨親疎曲有恩意薨荆南府舍葬甌寧縣演平之原公子三人彭城侯為長嘗以中書舍人事太上皇帝以同知樞密院事叅知政事事今上皇帝風望勞烈對于前人當世鮮能及之次璿承務郎出後公弟秘閣公早卒次玶從

事郎亦以公命為屏山先生後孫男二人學雅承務郎學裘尚幼女二人長適將仕郎吕欽幼未行也熹之先人晚從公游僅一再見不幸屬疾寓書以家事為寄公惻然憐之収教熹如子姪故熹自幼得拜公左右然已不及見公履戎開府時事公又未嘗以其功伐語人獨見其居家接人孝友樂易開心見誠豁然無纎芥滞吝意好賢樂善輕財喜施於姻親舊故貧病困阨之際尤孜孜焉因竊從公門下士及一二故將問公平生大節

又知其忘身徇國之忠決機料敵之明得將士心人人樂為盡死事皆偉然雖古名將不能過至其為將愛民禮士敦尚教化擿姦發伏不畏强禦乃有古良吏風及公既沒然後得其議奏諸書及張公手記秦州出師時事讀之又未嘗不慨然撫卷廢書而歎也惟公家自忠顯公以來三世一心以忠孝相傳事業皆可紀而公奔走兵間尤艱且危雖不幸困於讒誣不卒其志而中世以沒然再安全蜀以屏東南人至於今賴之顧表隧之

碑獨不時立漫無文字以詔後世則豈惟彭城侯九原之恨凡我後死與有責焉於是既悉論載其實又泣而為之銘以卒承彭城侯之遺命其銘曰

天謍皇德　曰陂其平　復畀材傑　俾維厥傾

薄言試之　於越於鎮　卒事于西　亦危乃定

始卻于秦　偪仄飄搖　一士之得　厥猷以昭

再蹶于梁　莫相予死　亦障其衝　校績逌偉

岷嶓既奠　江漢滔滔　爾職于佚　我司其勞

曾是弗圖　讒口晢晢　載北載南　倏貶其褒
曰和非同　識微慮遠　豈不諄諄　卒莫予展
我林我泉　我寄不淺　暮年壯心　有逝無反
惟忠惟孝　自我先公　勉哉嗣賢　克咸厥功
豈不咸之　又圮于成　詩勸來者　永其休聲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二十三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二十四　宋杜大珪編

故太尉威武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戶隴西郡開國公致仕贈開府儀同三司李公行狀　張掄

曾祖德明故任皇城使贈太師秦國公

曾祖妣野氏贈楚國夫人

祖中言故任皇城使贈太師魏國公

祖妣折氏贈韓國夫人

父永奇故任同州觀察使充鄜延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知鄜州軍州事兼管内安撫使贈太師陳國公謚忠壯

妣蒙氏贈越國夫人

公諱顯忠字君錫綏德青澗人先名世輔太上皇帝改賜今名寵嘉之其先唐諸公子也世遠譜不存由唐至五季逮我國朝世為蘇尾九族都巡檢使地扼邊衝有

橫山之險瞰平夏部曲祖孫相承長雄其鄉自公先世
每以恩信得士士樂為用其俗勇騺果敢視騎射戰鬬
猶食飲之常攻克守固號為鄜延形勝之障公尤為雄
偉不常者生而卓異長七尺風神堂堂自幼倜儻有遠
略忠壯秩當任子公慨然曰男兒當自立功名於戰陣
取富貴何藉門蔭耶建炎二年王公庶經畧鄜延時忠
壯統領本路軍馬聞金人已入寇王俾忠壯募士硬探
忠壯難其人公年十七毅然請行獲間者十餘人問得

其情殺之梟二級以獻王公壯其勇為上功補初品官由是漢番寖知名屬盜蠭起忠壯輒命公為先鋒所向無不殄滅民恃以安稍遷鄜延路兵馬都監兼充第六正將戎入寇公屢擊之自是無敢犯塞偽齊僭號素聞公父子材勇將大用冀為己輔烏珠尤多公才而公父子每念我宋臣也二百年世襲禄秩及此淪陷乃為彼用耶未嘗不感憤流涕待之雖厚終不屑意一日忠壯因飲醉與劉麟爭語數侵之且及老豫曰吾昔日與爾

比肩事宋不因多故爾何得至此今遽以皇子見陵耶衆為之懼已而勸其謝過終不少屈麟方務收人心外示能容中實銜之陰有圖矣會齊廢獲免戊午歲公知同州與王世忠號鐵幡竿者令頓遇等潛謀通蜀將距渭水共為恢復之舉乃遣使臣白彥忠黃士成崔佺以書抵宣撫吳公玠𦍑出兵外應西元帥薩里罕者北主之親弟也挾貴驕恣過郡邑則擇良家或官吏妻女侍飲不從則陰賊之公常扼腕一日召公計事公疑不利

於巳移疾不往薩里罕怒領兵數百人并其首領桀黠者百餘欲以掩公至則踞坐廳事公使人扶掖見之薩里罕作色誚公公謝以墜馬傷足請犒從者公密戒左右多與之酒使盡醉悉殺之别館又殺其親兵數百人出伏甲於幕下擒薩里罕縛馬上將以南歸為質謀迎北狩之還公有恩於州人州人甚愛之見公舉事咸驩呼鼓舞以手加額曰復見趙官家有日矣擁逼出門會有人告變捕公者兵刃四合公與親隨崔皋拓跋忠等

近百人決圍而出且戰且前由漢村經臨高原撲地河五丈原凡闞隘兵悉控扼公每揮戈大呼馳之莫不驚潰公衆憩原上望追騎益多公擁𨻶里罕謂追者曰迫我急即急殺之矣故敵騎尾而不逼有勸公殺以絕望者公曰彼衆我寡殺之肯舍我乎雖死無益吾固有所處乃解其縛謂曰欲生耶欲死耶能從我三事我活汝不則殺汝吾以死戰追騎皆非我敵汝嘗見吾戰矣豈誑汝者𨻶里罕曰公果活我唯公命公於是授之三箭

使折以自誓公曰汝國本遠人大宋優禮厚幣講好修睦而汝國遽墜大信猖狂至此我宋何負焉今還語而主歸我二聖復我疆土繼好息兵免南北生靈無罪被殺一也造謀舉事悉自我出吾家屬洎同州之民無與也汝無遷怒戮及不辜二也吾既舍汝汝無縱兵追我我再獲汝必不汝放三也薩里罕聽命惟謹次第折箭且曰或敢背盟有如此箭公麾之使去敵騎得薩里罕即東馳莫敢回顧公始欲擁薩里罕歸朝值洛水汎溢

無舟不得渡又敵人會合諸道軍馬斷南歸之路公不得已遂奔夏國公鄉里鄰於夏境夏人服其家世久矣公至夏主甚喜遣翰林學士楊其姓者郊勞禮意良厚楊推誠公亦無隱自玆無彼我之間楊因暇日語及金人自得志於中原恃其强盛每見侵陵亦有并吞之意知公雄傑故深相結納將倚為用有間者從延安來報自公之西金人即飭五路兵分捕公之家屬二百口無長少悉遇害公抱終天之痛每念之切齒裂眥恨不即

死以復天大雪公中夜自挈壺酒過楊楊延之卧内相與對酌因愬父兄遇害甚慘泣數行下屬楊借兵將以復讐楊惻然異日為公請夏主曰彼能為我立功固不靳借兵時有酋豪號青面野义者有射騎數萬恃勇桀驁要索無厭擾邊十餘年矣夏主患之顧國中無能制之者以是屬公公欣然自任問須兵幾何公曰當以計取得精鋭五百足矣夏主曰此敵未易輕圖與騎三千公命裹粮捲甲晝夜疾驅既逼其境遇行者則俘以自

隨奄至其穴乃伏騎于旁岡阜間諜其三面敵倉卒惶駭野义者金冠鐵面具畫若鬼物故號野义少選野义持大刀跨馬名赤馳指呼布陣公謂之曰汝徒恃犬羊衆實不勇果勇能與我挑戰乎野义問公為誰公曰因汝不臣其主汝主有請大國命我伐汝無多言速出戰野义怒揮刀躍馬而前公豫戒一騎俟我與之交馳從傍過之及鋒未接一騎出焉野义顧視間公伺隙投鎗徒手捽其背野义身偃公挾以歸其徒窘蹙散遁伏騎

乘之餘衆悉降獻俘之日夏主大悦將妻以女公辭以父喪即日出兵十萬援公乃鼓行而東先是金人既族其家度公必為復讐之舉焉自丙午歲用兵至是幾及一紀彼既厭兵且數為王師敗於兩淮思欲息肩割三京請和知公之在夏未嘗一日忘東向也公軍所至無不望風迎降獨延安閉門拒守公謂之曰吾之此來止求告捕害吾親者若得其人吾於延安之人何憾焉已而監軍薛昭者縋城見公云始告捕者蘇常柳仲二人

耳俄有捕其人以獻者公詰之遽服因剖心以祭時金人既還侵地國家肆赦安集薛因出詔示公公未悉真偽有耿煥者多識與公有舊為公言真詔也公即率所部南望拜赦郡人安堵公流離僑寄於三國間十有餘年備歷艱險還朝之志萬折必東顧勢未可姑待効見歸報朝廷及三京既還無所用力因説夏人俱南夏人往往懐土公度不可强但取願從者得二千餘人公鄜延舊部曲數萬衆皆願隨公蓋公在長安被詔止許量

帶軍馬前來赴闕又於內揀選三千人時夏國招撫使
王樞見公說夏人歸南反謀公歸夏公大怒遂擒王樞
同時領衆歸朝太上皇帝賜對便殿玉音獎諭曰卿忠
義歸朝立功顯著燕犒錫賚恩意甚渥即授公護國軍
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兼樞密院都統制時公
方年三十實紹興九年也明年金人叛盟烏珠寇邊朝
廷大舉進討劉公光世充三京等路宣撫處置使表公
為本司前軍都統制上以宸翰賜公曰卿將所部與張

俊會合如立奇功與卿建節諸將會淮西戰於柘臯烏珠大敗公軍追至孔城奪耄倪之被虜者以萬計敵退召赴闕以功除保信軍節度使兩浙東路馬步軍都總管公生西邊長遊隴蜀梁宋間熟悉敵情至山川險易兵馬强弱如指掌因上恢復之策於朝時當軸者方主和議慮公矛盾以事降平海軍承宣使公居丹丘從容暇豫與衆政錢公端禮賀公允中兩府曹公勛郡守蕭公振日爲碁酒之樂徜徉于泉石間無閑廢色時巖壑

朱公敦儒亦居是邦群公每有勝致朱必以詩詞紀之如是者十餘年會時宰物故太上皇帝知公被黜非辜召還復寧國軍節度使殿前司右軍統制歳餘改遥鋒統制殿帥楊和王存中奏太上曰以李顯忠才氣豈宜處之偏裨太上然之陞選鋒都統制賜田六十頃辛巳歳金主犯順秋八月公以池州都統移軍舒城除御營先鋒都統制候騎報賊東京郭副留韓將軍兵萬人渡淮十月四日公領趙康年曹高麥章永壽劉彪等與敵

戰于大人洲首對其鋒乘勝掩擊過淮敵軍溺死者千餘人俘降甚衆復還舒城入合淝又擒張師顏馬司精鋭由安豐花靨鎮取順昌公先聲所暨城中震悚至則拔之擒王千戶等俘降數千人又遣曹高麥分兵襲蒙城擒劉承徳而還金主親擁兵犯淮西朝廷命建康都統王權拒于合淝權退保和州竟失守有詔命公駐軍蕪湖以扼裕谿口之衝尋報權棄軍渡江人情洶懼督府被旨罷權兵柄檄公會軍采石始權失律也時雍國

虞公允文參賛督府訪權所以敗之實其軍咸詆權失且曰非我輩不戰之罪亦非敵之善勝蓋權望風先遁我輩何能自振雍公曰朝廷已令池州李都統交此軍爾謂如何衆合辭云用李公則我等有所賴公於是領權軍兼淮南西路制置使京畿河北西路淮北壽亳州招討使敵至楊林瞰江築髙臺植二黄旗中張黄蓋敵躬擐金甲執小紅旗麾軍恃衆以為江可渡也公即措畫依山列馬步軍成陣五分戈船以其二泊於東西兩

岍其一泊中流藏其二於蘆洲港中頃之彼麾戰艦渡江呼聲震天地彼舟及岸敵漸登陸遣時俊王琪戚新戴皋張振張榮逆擊之我師賈勇一以當十俘斬之餘降者甚衆又疾遣戈船併進以神臂剋敵弓射之中者洞貫敵溺水死者不可勝計敵船于是退遁向者港中所匿戈船出斷其後奪敵船二十餘艘繼以輕舸縱火焚其戰艦火光蔽江烟燄徹天金既敗公遂募軍校抵敵所諭之曰今管軍非王權乃曩時擒薩里罕李世輔

汝衆逼江將何為曷若稍却容我渡軍為一戰決勝負今汝臨水而陣是不欲戰也敵聞之走淮東尚留精兵於和為後拒公分兵絶江陣于和之城下敵出迎戰公身先將士殊死戰敵敗走入城我軍躡之敵縱火公領軍塗甲冒火而進遂復和州公又遣韋永壽頓遇趙宣李宗正等襲至香林塘追擊大破之又分遣將校於蜀山段寨以來邀擊敵衆所向無不克捷公伺得敵將犯京口乃遣戈船令戰士踏車左右旹栽巨艦舳艫相銜

掀舞於湍流駭浪中逆折下上勢若遊龍諸酋憑壘觀之莫不喪氣敵乃作偽詔遣校尉張千秋挐舟来諭王權謂敵提兵往瓜洲似與權有先約雍公與公議公曰此其用間耳然亦當以朝廷已罪王權之事答之庶絶其冀望雍公以為然遂作檄曰昨王權望風退舍使汝鴟張至此朝廷已将權重置憲典今統兵乃李世輔也汝豈不知其名若往瓜洲渡江我固有以相待無虚言見怵但備一戰以決雌雄可也遣所獲女真二人齎往

敵得書大怒數諸酋以不用命致楊林之敗將斬之諸
酋哀懇久之曰姑赦汝旦日各得戰艦百艘約五日必
絕江違令者死諸酋退自計曰南人用李世輔統兵為
備甚固我輩進必敗退則誅進退等死死中求生可乎
遂自殺其主亮詔班師以功擢侍衛馬司諸子得對便殿
各賜金帶今上皇帝登極公陛對論用兵大計稱旨蒙
玉音獎諭賜田七十頃明年擢領殿巖會都督張魏公
自任恢復之責以招撫使命公節制殿前司馬及池州

駐劄御前諸軍由淮西而進建康都統邵宏淵為之副建康鎮江駐劄御前諸軍及步司軍馬隸焉進自淮東公即禡牙建旆誓衆啟行五月甲午渡淮丙申偽都統蕭錡領兵拒戰於陡溝張左右翼公指謂諸將曰此所謂拐子馬敵之長技也張榮請為先鋒公授以方略一鼓而敵騎奔潰丁酉公進軍距靈壁纔數里蕭䧺陳以待公遣時俊員琦率兵擊之張師顏等繼進良久公遣曹高麥等以千騎橫衝敵軍又遣李舜舉領白旗子策之

蕭大敗轉城西遁靈壁城中步卒三千洎偽官相繼出降遂收復靈壁公入城撫定令軍中無得虜掠市肆仍故公謂父老曰朝廷本圖拯遺民於塗炭非欲多殺示威父老宜宣德意勿懷疑懼無不南向稽顙感泣者公命植二旗謂降者曰爾輩為敵脅耳願歸朝者立黃旗下當補授官資願歸本國者立白旗下有立白旗下者悉遣去初約邵宏淵取虹縣公取靈壁然後併兵而西公尅期得靈壁矣聞邵猶攻虹縣未下戍戍公領輕騎

東趨虹縣遣靈壁降人入城諭以禍福曰汝逃則無所
戰則不敵能死決戰不然速降猶保首領城破必殺無
赦頃之大周仁踰城詣軍前曰我等素聞李公威名餘
則不知也令傾以城降至晚開門與富察特默久安李
千戶等率衆出降邵之圍虹縣也凡數日不能下及公
至始降邵以功不自已嫌隙始萌公趣邵奏捷邵曰彼
降相公耳宏淵敢奏捷乎公曰此来本為國事将此功
與公奏捷顧無疑也邵終怏怏乃曰令收復兩城功已

顯著請從此回軍以全功賞公言男師廉師顏與都統男世雄同得聖訓令到南京然後取旨令大軍入境終得二邑以何為辭而遽回軍萬一搖動衆心有誤大計邵愈不協乃與其徒唱言彼且大至吾屬彼矣公曰今軍勢方張正當仰遵聖訓復故地以嚮中原來蘇之望遂軍靈壁癸卯蕭琦領家屬降公於靜安鎮公待以禮命將官吳温館伴甲辰公軍傅于宿州城東公軍自入境秋毫不擾所至壺漿接踵人情翕然咸謂復見天日

於是盡得虛實是日邵軍亦至始合戰于城南地名大王湖自旦至晡凡數十陣敵軍敗北殺萬餘人其大漢軍釋甲棄仗稽顙乞降者亦萬數乙巳公閉營休士邵與張訓通王存皆言軍止有來早一食且乏攻具以何攻城不若還軍靈壁就糧而歸公曰所以約齎軍食者正欲宿州就糧耳令諸軍破城早飯邵衆竊笑公遂申嚴賞罰率厲將士翼日丙午曉色未分不施攻具士卒坎城爭先而上即開門進軍與城內敵軍巷戰公麾軍

盪擊之遂收復宿州破賊而食果如公言邵軍尚未越濠遂遣撥發官王儀等屢往督促邵始渡濠登城郡帑金帛即追庫務官吏對邵宏淵等按簿藉僅得十萬緡米斛半之公盡以犒軍使劉持攝州事用郡人所舉也前此都督魏公移書於公曰昨陛辭日面奉聖訓軍馬渡淮即令邵俟聽公節制仍令具知稟守待繳奏邵殊不樂至是復以公移俾分節制邵益銜公殆不可與共功矣庚戌偽元帥布色領兵來自南京號十萬合宿州

散卒大戰于城南兩軍殺伐相當是日統制李福輒離陣數里匿于櫻桃園適督府察視王實者見之為公言又李保棄其軍號隱避不戰公召福保對諸將詰其罪二人伏辜遂斬之公與邵議曰敵既數敗諸公以謂進兵如何邵曰今得宿州敵雖敗走必以重兵拒我於南京公曰敵又敗當如何邵曰拱州必有敵兵又曰聞敵已召陝西諸路軍馬會於東京必來大戰公笑謂邵曰不然今敵數為王師所敗其心固怯我師乘破竹之勢

南京之兵吾勝之必矣然後取徐州徐州有糧八十萬吾得徐則軍食足乃可休士傳檄山東蓋山東吾向知亳州嘗以恩結其人頗見信重聞我提兵之來山東必響應則不勞而下也山東既下可以重賞募土豪數萬為前驅王師繼之則河南故地指日可復雖陝西兵至道路遥遠人馬疲困吾以逸待勞戰必勝矣況陝西之兵皆吾鄉里部曲必不為敵用此吾萬全之策也邵雖心服其謀以歸心之切終不以為然辛亥暹明覩援枹

鼓激厲士衆戰酣公免冑躍馬揮戈所向披靡布色退
却者三敵大敗西走時宏淵擁兵坐視且與其將佐宣
言曰當此盛夏揺扇於清凉猶且畏熱況烈日中被甲
苦戰人何以堪衆心遂揺無鬬志矣壬子夜忽鼓譟公
遣騎覘之曰建康中軍統制周宏及邵都統子世雄陽
為虜劫寨自遁黎明馬軍去幾盡癸丑督府命移軍入
城敵謂我怯乃率餘兵攻南城又分兵潛攻東北城陷
虜兵已登陴公親揮鉅斧手殺數十百人將士爭奮擊

敵下城敵兵攻南城者斃於畢木矢石積尸齊羊馬牆壕水盡赤敵既數敗苦熱乏食咸已遠遁乃揚言陝西兵二十萬將至邵衆既扇于前及聞此士心益不固公曉之曰始吾奄至出其不意入境半月而南兵之救方來陝西去此幾里而能遽至耶若以盛夏不可興師周宣王六月北伐諸葛亮五月渡瀘自古豈無盛夏而成功者乎此特敵見怖而走止我追兵耳姑留二日覘之于是有中公以飛語者曰是欲降敵耳不然盍去至晚

一城恟恟公度不可過乃歎曰天未欲平中原耶而沮撓若此會勅書至有見可而進勿墮敵計之語公遂整軍而歸且宿州之戰非公之過蓋緣當時督府所委節制不專加以邵宏淵王存等不能仰體國家用兵大計而乃倡言惑動士卒各懷歸心遂致統兵官輒敢衷私領兵遁歸無所忌憚公自提軍渡淮首尾二十日與彊敵七戰七克連拔三城降敵右翼都統蕭琦萬戶富察特默國戚同知大周仁三百戶百人長及正軍等破宿

州斬麻蘖萬戶柳葉千戶城內外殺死并捉到番賊及當陣殺死左翼都統前後降到并累殺死敵衆共四萬餘人于是軍聲大振士卒咸有吞敵之氣大軍所至秋毫無犯是以中原之民日望王師之來以為內應公所統軍馬連日接戰傷折不過千人諸司自有實籍可見公提大軍渡淮入敵之境不備芻粮就敵糧草至於首先登城巷戰立功傷中將士亦是就宿州府庫金銀錢帛以充激賞且宿州之役係國家恢復大計旬日間連

下三城殺降數萬敵衆奔北不暇敵所起山東河北簽軍皆欲内叛相應敵勢危亡指日可待不幸宏淵等自棄大功怯戰退走誤國大事更相鼓唱張大虜勢復以退師為是公還師至盱眙見魏公納印待罪唯歸過于已不復自明俟命於建康除醴泉觀使奉朝請趣召赴闕奏事中途得旨責授果州團練副使安置長沙居九月上知符離之役特以邵宏淵不協故過不在公移撫州歲餘又移信州乾道改元召還復容州防禦使兩錫

白金六萬兩絹三千匹綿一萬兩尋復隨州觀察使除
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丐祠改提舉台州崇道觀
再召除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賜第輦下六
年再除侍衛馬司一日對策選德殿上愛其姿貌魁傑
命寫真閣下越明年按視營屯還數奏深合上意復太
尉録前功也是歲冬以馬帥移屯建康九年春引病丐
祠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居會稽歲賜米三千石閱五
年上思之淳熙四年十月詔以提舉萬壽觀奉朝請遣

中使勞問於江津賜銀合茶藥入見上撫存甚渥時給真俸俾葺居第又出内帑金賜之人知上用公意未替也無何以疾薨于賜第之正寢實五年七月朔旦春秋六十有九訃聞天子震悼輟視朝一日贈開府儀同三司隴西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户食實封二千户贈典有加官其後七人命臨安府給葬事以其年九月乙酉安厝于紹興府山陰縣承務鄉秦望山之原福國夫人周氏附焉公初娶福國夫人再醮趙氏和政郡夫人

繼室以王氏信安郡夫人子男十六人師政武經郎師
道武翼郎皆戰没師雄武功大夫閤門祗候師廉終武
功大夫師閔武功大夫閤門祗候充兩浙東路兵馬都
監師文武功大夫東南第四將師顔右武大夫髙州刺
史提舉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隴西縣開國子食邑五
百戸師孟終武功郎師正武略大夫充江南東路兵馬
鈐轄師古武略大夫充紹興府兵馬鈐轄師武忠訓郎
師説承信郎監潭州南嶽廟師尹承信郎閤門看班祗

候監潭州南嶽廟師旦秉義郎監潭州南嶽廟師直忠訓郎師禹保義郎師英未仕女六人長嘗適武功大夫焦顯祖伉儷不協令歸寧次適武義大夫韋世昌次適秉義郎閤門祗候王璯次適修武郎新差充京畿第二將趙鼎次適承節郎孔居義次為尼餘在室孫男十人諤讜誼訢詢詵謙諫議諲諤與詢議皆承節郎餘孫男女二十餘人尚幼公智勇根於天性自其兒時無他好與鄉里同輩惟以馳射為戲不捨晝夜夜則對燭二燈

人挾一矢射之中者使不中者負而返公常十中八九一日行壽春道中馬忽辟易有虎自林間躍出公背發一矢中口貫頷于地後騎爭以戈斃之公之用兵奇計百出以勇果濟之故先計而後戰卒如所料遇大敵餘人奪氣公方優游甚暇屢以少擊衆取勝御軍嚴肅令使必行諸子有從軍者臨敵公常戒之曰汝曹無恃我故不用命軍有常刑必不私汝於是諸子奮勇先登皆立奇功果毅英發以名節自期公雖不喜文飾然前代

治亂近時得失亹亹言之使人聽之不倦議論切中於事情人所不逮未嘗學書而筆力自然道勁蓋其心畫也踈財重義親舊部曲間㝅死字孤一無靳色至有官之者聞人疾病若痛在己命醫求藥汲汲恐不及賴以全活者甚衆都統吳公錫與公同寮殷巖吳約以女為公子婦比吳死其家遭寇流落江西不敢冀復婚約公備聘幣具賫媵不遠數千里遣人迎之曰豈以生死貴賤異吾心哉故楊和王多公勇於義待遇餽給特異於

衆及楊王蕘公感其知已號慕若喪所親殺名馬以祭前此池州軍中將佐使臣例不理磨勘及公任都統為奏請以年勞理磨勘轉秩自是請給封贈並依資任自公啓也又諸路州軍有貸命卒配役于軍者皆悍勇可用日縶鐵索夜囚土牢死而後已公愍之曰使功不如使過因奏盡釋之隨材分隷行閒在安豐咸死戰立功報公之德公平日不以勢進人任材而已不喜干人以私有斥不以罪或忠而獲譴者雖千里必追贐之且為

直其事見一善必稱奬如自已出聞人過則掩匿庇覆之不暇御下有不可犯之色及待士和氣如春所至坐客隨滿公自奉至薄而遇材武智勇之士有乏絶者必賑之無所悋惜且曰吾為國家養之以備一朝之用故俸賜隨得隨盡上知其用不足嘗賜田以周之平時與人談論無非愛君憂國其於財利未嘗一語及之轟背之後家無餘資公氣雄萬夫與故郡王韓公世忠同鄉里韓每以豪勇服人公累世將家駐兵陜右夏人不敢

輒冦邉境葢公名著山西而未甞少屈於韓及公歸朝韓力於上前奏乞公於麾下上以公才非韓所能服遂以樞密院都統制處之公特立不倚唯以忠誠結知冕旒人謂義不忘君如關雲長忠不恤家如李良嚣子儀之寛厚得人光弼之嚴明御下公兼四者之美而能持之以恭守之以謙故秩視槐鼎生榮没哀子孫詵詵復慼一門亦天有以報之也方靖康之難腰金曳紫保寵固位或北面犬豖助桀吠尧者有之而公遨遊三國萬

死來歸忠烈昭然上貫天日及敗烏珠於柘臯挫逆亮於采石西取順昌北復符離雖志不克就亦足暴白於世矣逮啓手足呼門人諸子謂之曰吾束髮從軍及壯爲將殺伐不爲不多然未嘗以私憾戮一人今年幾七十官至二府行矣無纖毫累所不獲者國恩未報大讎未復耳且屬諸子曰汝曹當竭節盡忠以追繼吾志則吾死瞑目矣且口占遺表之意言竟寂然而逝葬且有日諸孤俾狀其行事將請謚于太常揭碑于神道以圖

不朽而傳無窮以掄同朝之久知公為詳故不果辭敬為次第其實以告太史氏謹狀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 卷二十四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 卷二十五　宋杜大珪編

書虞雍公守唐鄧事　任燮

紹興初秦檜議和割唐鄧遺敵以襄陽三十里前為境三十二年逆亮敗盟自率大兵渡淮窺江遣劉蕚一軍由光化順流徑薄襄陽城下亮意不在襄漢但分兵使相牽亮敗死蕚亟徹去唐鄧民開門納官軍明年春高宗視師建康命中書舍人虞公宣諭川陝然陝西之師

非京西合勢莫可進討非京西屯守莫可牽制故陝西之勢其重乃在京西為今日最急之策宜速以重兵據確山一帶之險以保唐鄧時王彦取陝西數郡兵止六千人屯商州公奏乞駐兵唐鄧令吴拱分精兵二萬人從鄧州路與王彦會商州以萬人守潼關使河南敵兵不得援長安以萬人與王彦合力取長安吴璘姚仲徐擁大兵震關輔使陝右敵兵無援可不戰遁去會吴璘破大散關進兵向西北與敵相持德順而吴拱乃被旨

屯郢州公又奏郢去唐鄧數百里緩急難以相應且唐鄧無屯兵恐京西敵兵無所顧忌引兵向陝以助合喜則吳璘未必成功使或成功用兵力亦倍乞且令吳拱李道於襄陽歇泊仍更兵戍唐鄧若京西之敵分兵向陝則令引兵擣其虛未報是歲六月壽皇受禪和戰議未決論者多欲棄陝西新復州郡公亦奏乞歸班而吳璘在德順事急約公會議公至秦州又具劄子與汪澈同申前議乞以重兵據唐鄧分兵二三萬人由內鄉出

商於守潼關樊大慶橋與王彥合勢取長安因長安之糧可取河南因河南之糧會諸軍可取汴兵力既全饋運亦省至於兩河因民之心可傳檄而定無何省符以公知夔州繼被旨留吳璘軍前議事又起赴行在遂詔吳璘班師盡棄陝西新復州郡公還奏事殿上以笏畫地爲陝西形勢論辨甚悉上憮然有悔意以公知太平州襄陽有警再召公除兵部尚書湖北京西制置使節制趙樽王宣軍馬公陛辭即于上前論今新復州郡雖

陝西已棄而唐鄧海泗尚存唐鄧為荆襄藩籬且平原廣袤實為恢復勝勢所在決不可棄既至襄陽即與諸將議城唐時敵已遣使議和必欲求割唐鄧海泗四郡朝廷遣胡昉還聘敵留之聲言沙河造橋襄葉置烽燧必欲取唐鄧公知敵恐我得唐鄧勝勢則中原人心自歸其憂大矣故絶欲市和以得唐鄧于是章凡十餘上乞不棄唐鄧其後竟城唐公之城唐也或言敵重兵壓境公料敵自逆亮之殞兵散馬多死契丹㴸海益張兩

河民日起必無能為公乃行以數百騎出唐城欲至赭陽陂以安衆心遣人伺敵還言敵將蕭定遠開官軍在唐以四千騎走汴矣公遂還唐鄧間士民爭持酒來獻羅拜馬前乞朝廷勿棄二城公皆勞勉之懽悅而去會和議成將割地初公上章剴切有云朝廷必欲割唐鄧臣即掛冠而去至是遂上丐老之章有旨赴闕以戶部尚書韓仲通制置荆襄割唐鄧海泗以和燮嘗論諸葛孔明草廬中與昭烈論取天下先取荆益待天下有變

則一軍出隴右一軍出荆襄亦欲掎角取雍耳其後關公已失襄陽則孔明右臂已斷天下形勢非復草廬中所料是故魏延嘗欲以奇兵取長安孔明不之從蓋無以為之掎角故也天若祚漢關公常在襄陽孔明以大軍出隴右而許洛之間又有徙都之警則孔明可以安坐而得長安何至乘危徼倖用魏延之策哉自頃中原有事忠肅虞公既成采石之功朝廷付以襄漢上流重任公知唐鄧勝勢可以牵制金兵則隴右之師可以平

取長安乃專意保唐鄧金亦覺之請和以求割地益堅惜乎和則堅矣而天下勝勢孔明之所欲而不之得者一旦在我而未獲收其功也因具著之以明天下形勢之所在俾後有考焉

王昱墓誌銘

滕宗諒

夫文灼於外而釣名駕說熏疊于時者欲其潛愛恕于心術汰勝尚於意表亦以鮮矣道行于官而欲至心得光顯當朝者求其敦潔而恥浮譖進而勇退厥惟艱哉

其有體真師常先行後學進退蹈道終始可述則見之於太原王公馬公當真宗皇帝世以縣佐吏有文選入閣下隷崇文院典理御書日以進用入朝侃侃居羣以和人推為長者出收五郡所至職辦因俗為政不務皦察時號為循吏令天子明道建元之初抗章引年朝廷不欲奪其志許以本官致仕命一子自布衣試秘書省校書郎蓋所以享耆德而嘉廉退也得謝之後疏林壑以放志治丹石以佐疾接鄉里以信順訓子弟以端孝

嗚呼昊天不憖弗報永齡以景祐二年九月十一日考終于建陽縣羣玉鄉崇德里之第享年七十四明年二月葬于所居之南山巔也公諱昱字公旦世家于建陽曾祖諱磻祖樞考綸皆藴龍德生值唐季四海圮裂葆光全素義慶厥後由公之貴烈考贈尚書度支郎中母封南陽縣太君劉氏繼母丁氏封清河縣太君公才具夙成年十八歲以文行高妙為本郡舉首咸平初登禮部上第除舒州桐城縣主簿陞大理評事再遷殿中丞

改太常博士轉尚書屯田度支二曹員外郎典職崇文
院校勘秘閣校理知柳州坐鄰郡大賊奔佚界上捕之
不得時黜臨江軍監新淦縣酒稅內徙楚州監稅復知
南康軍召還隷職中秘出守潤州逾年移牧武昌再丁
內艱以度支郎復告居閣下者歲久以便鄉里求知邵
武軍得之遂老于家夫人嚴氏早亡繼室仁和縣君沈
氏左右君子動循禮則子四人長曰楷前漳州長泰縣
令次曰格汀州司法叅軍次曰栩太廟齋郎次曰杞今

校書也女三人長適嚴氏次適范氏次尚幼宗諒接公之徳舊矣嘗宰武陽居公治下公晚以少子結義於予諸孤之將議葬也使家老狀公之行千里重趼且來乞文以誌神隧紀信示遠予不讓也宜矣晏詹嗣而銘曰

建水之靈　武夷之英　猗歟王公　才為時生
賢推仕漢　帝選登瀛　直如朱絃　瑩若壺冰
出守藩方　入趨臺閣　徳化優柔　文鋒錯落
播在民謡　賡于聖作　辭絶累句　言無宿諾

致政于君　歸全返真　雅合天道　光昭搢紳
有典有則　不緇不磷　壽鍾五福　慶延後昆
隱隱南山　悠悠東渚　草沒新阡　煙昏拱樹
勒礙礎兮　識太原君子之墓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二十五